

## 彼星戀人

在島的心中，世界上第二美好的事情，就是親手塗抹色彩，層層疊疊，一步一步，看著作品成型。

此刻的島，正站在工作型單人懸浮器上，離地約十五公尺，額前亮著四百流明的光線，手上抓著漆刷當畫筆，另一架懸浮器上掛著他預計會用到的各色油彩桶，正在浮軌紫微站銜接娛樂大樓的挑高三層樓主廳裡，做著他心中世界第二美好的事。

——如果沒有那個一直跟在旁邊、不停嘀咕的隨行智能助理，可能會更美好一點。

主責繪畫師您好，目前時間是晚上十一點四十五分三十七秒，已為您紀錄本日人工手繪起始時間，依照您前三日的作息記錄，在下基於義務，必須提醒您，今天請務必在限定時間內停止工作，且手繪範圍不可超出作品整體的千分之零點五……

「知道了知道了。」他嘆口氣，眨眨眼，在眼前叫出連動程式，將隨行智能助理所發出的音量調整到最低。

聲音確實消失了，但他眼前開始出現文字。

您目前的樂土價值尚無法完全關閉必要輔助提示的音量，若選擇關閉音量，輔助提示將以文字形式出現在您的眼前，可能影響您的手繪工作，為了您的行動安全與工作上的便利，在下建議您繼續使用……

「我現在的樂值不是六十八級嗎？六十八級耶，為什麼還跟四十二級的時候一樣，連這玩意兒的音量都控制不了？那還算什麼六十八級？他老海的……」島氣悶地嘟囔著，這傢伙滿嘴在下的，口氣可是高高在上得很。他瞪著眼前那排還在繼續增加的文字，不得不重新調回聲音模式。

您在重生後的樂土價值確實為六十八級，與四十二級不同的是，凡六十級以上的樂土人民皆可使用骨傳導模式的輔助提示，唯分貝級別仍須依照您的樂土價值做出更細緻的調整。此外，建議您不宜過度使用詛咒性語言，您目前的詛咒性語言每週配額僅有六十點，若超出則將影響您的樂值，甚至可能影響您重生後的評估報告，其中與海有關的詛咒性語言每句以三點計，因此……

「好了我知道了我很抱歉我不會再說了。」島深吸一口氣，求饒似地拜託那顆機械圓球閉嘴。「可以請你暫時先靜音嗎？我要開始畫畫了，我希望我能專心在工作上，這也是藝術部、議事廳、或者整個水沒市希望的吧？畢竟我們現在的工作是把水沒市最大的公共空間，變得藝術與樂土價值兼具，不是嗎？」

好——島停了一秒半，確認智能助理的智能足以讓它知道此刻不適合再發出任何聲音，這才長長吐出一口氣，拿起漆刷往眼前的圓頂壁面刷去。

島知道自己不該抱怨，他運氣真的很好，別說像他這樣的重生者，整個樂土恐怕找不到運氣更好的人了，偉哉領袖！島記得非常清楚，在進重生所之前，繪畫這類出自真人意志的創造活動，還普遍被認為是一種宣洩個人情感慾望的不潔產物，私下做這種事情雖不至犯法，但充其量只能算是自身的小小娛樂，連讓外人知道都不太好意思的。絕大多數在樂土公開流通的藝術、

文學與音樂作品，其創作主體都必須是模擬領袖心智的精密智能，而人類——就算是樂土人這類貴人種——也只是在這類精密智能作品中添加適量情緒、幽默感或流行語的輔助角色。

離開重生所前，他被所方長官告知自己將來分派到這個工作時，簡直無法置信——所謂的繪畫員這種工作，島出生以來也只在知識流上聽聞過，從來沒想到，在樂土這麼高度要求自制與精準的最高級保護區裡，繪畫這種極度情感而不精確的個人，居然也能成為一項職業，而且竟然能冠上「師」字。

而他，重生的島，則是承接這個職稱的第一人，而且第一項任務，就是重新設計樂土境內最大城市水沒市的主要島站紫微站交通大廳外觀。先別說水沒市三十幾個島站裡以娛樂功能著稱的紫微站，可能是全樂土每日來往人次最多的島站，而且交通大廳更銜接了這個島站對外的渡船塢、浮軌站與飛艇站，也就是說，幾乎每個來往紫微站的人，無論樂值多少，都必須先經過這個大廳，這個工作同時意味著能讓這麼多人看到自己的繪畫作品，這是島不管重生前重生後都難以想像的好事。

「建設部部長提到這件事時，我就想，我們這裡剛好有一位才完成洗心革面的樂土人才，剛好擅長這種，唔，以前不太熱門的技術，何不把這件事交給你呢？畢竟你這些年在所裡也表現得很好，值得在重生之後有個好的開始啊。」所長告訴他這件事時的笑容非常完美，據所內的行政人員說，所長非常重視笑容，樂值每升一級，就會立刻購買並下載當時的樂值等級裡所能買到的最高級別笑容外掛。

島也希望自己能夠擁有那種等級的笑容，但要爬到所長那種樂值可不是容易的事。「謝謝所長，我沒想到像我這種犯過錯的人，重生之後還可以……」

「別謝我，樂土能寬容你所有願意悔悟的錯，只要誠心誠意地悔改，每一個樂土人都值得過上幸福快樂的日子啊。」

「是、是……」島激動得連道謝都不知道該從何謝起，只能傻傻地看著所長用他樂值七十四級的笑容，輕快拋出「那我們彼星見囉」之後離開。

彼星見……這尋常的一句客套話，在即將重返樂土社會的島耳裡聽來，意義特別不一樣——那代表，他終於又能夠成為一個有機會彼星見的樂土人了，而且一重生就有六十八級，足足比他進重生所之前還高上二十六級！那可是普通樂土人花上一輩子都不見得能爬上的高度，這若不是領袖德政，他真不知道還能是什麼了。

雖然在這環繞大廳的巨幅壁面與圓頂天花板上，所有作畫內容都要依照上級指示，他也只是負責畫出草圖，絕大多數的作業都會由精密智能機械完成，但所幸，他依然爭取到了千分之零點五的手繪權限。

整個大廳的牆面，包括垂直壁面與圓頂，在施工期間都以安全為由，用防窺彩片掩蓋，完工後才會在議事卿們主持的揭幕典禮上正式公開，加上這時已經深夜，所有大眾運輸都已經停班，不會有任何人經過這個平時熙來攘往的水沒市娛樂重鎮。雖然被限定在這個時間手繪，額上光線照明的區域僅限眼前一小塊，腳下的懸浮器也讓他畫得時時提心吊膽，但他沒有怨言，他想盡各種藉口爭取到非工作時間可以親自手繪的小小特權，無論如何都是甜美的。

繪畫是他人生中第二美好的事物，而島想畫的，則是他心中的第一。

精密智能機械已經在牆面上打好線稿了，接下來，他只要將色彩蓋上去就好。手上的漆刷在圓頂上來回律動，那些沾上漆刷時還都濕潤流動的油彩，在他技術純熟的刷下，一沾上圓頂，竟都均勻安定地在牆上展現出穩定飽和的色調。

您於丙巳七五七區的繪製與設計藍圖略有偏差，請問需要協助修正嗎？

正享受著，島的耳邊突然響起隨行智能助理的聲音。誰說它可以這樣突然說話打斷藝術創作的啊？「樂土在上！藍圖這兩個字的意思就是我們會在實際執行時視情況改變，如果都要照著藍圖走，那交給你們精密智能就可以了啊。」

您可以修改，但必須提供修改的理由，在下將為您註記下來，以備查驗。

他臭湖的到底是誰要查驗！

「……靈感。我突然就覺得這麼畫會比之前的設計更有藝術性！可以嗎？」

可以的，在下這就為您註記，但由於以靈感為由的修改僅限五次，請您之後在藍圖階段就能留意到這件事，避免多次修改。也提醒您目前已過午夜，身為一位自愛的樂土人，應在適當的時候休息，以維護您的生殖能力與品質，若繁衍數值不如預期，將影響您的樂土價值……

島厭煩地瞥了一眼旁邊如影隨形的隨行智能助理，看來，他想讓那些惱人的聲音消失，最好的方法並不是認真工作，而是趕快去睡覺，明天起床後立刻排滿約會，讓自己的精子健健康康地潑灑在各式各樣的樂土子宮裡，這麼一來，樂值提升的速度可能還比較快。

他小心控制臉部肌肉，不讓自己在這顆機械圓球前露出太掉樂值的表情，繼續用細節刷描摹牆面，雖然這樣舉起手刷圓頂的姿勢很容易累，在懸浮器上工作也不太穩定，但整個浩大工程裡，島被允許自己動手處理的千分之零點五，他想要用來記下一些不為人知也不宜為人知的小小細節。

島換了小一點的筆刷，在原本的草圖上裝做不經意但實則無比仔細地調整，盡可能在不被隨行智能助理發現的範圍內，神不知鬼不覺地描摹出他心中唯一更勝繪畫本身的美好之最：那雙桀驁不馴卻總是若有所思的劍眉與鷹眼，那道他永遠不會忘記的微揚唇角——

「噢，彼星啊！大家相信嗎？園真的做到了！園真的成功偷溜進來了，哇！園好厲害啊！大家趕快誇獎園，人家剛剛在躲機器保安時可是都快嚇哭了呢！」

離島十來公尺遠的正下方，突如其來地響起一串彷彿倒入整罐甜味劑的嬌聲抱怨，正在做虧心事的他著實被嚇了一跳，手上筆刷一斜，圓頂上那張稜角分明的臉孔便被毀了。

「他水潑的……」他掐斷嘴裡那句會害他扣兩點的咒罵，咬牙輕拍髮際，關上了額前的光線，這才低頭下望，尋找聲音來源。

停班後的紫微站大廳既寬闊又黑暗，但這個甜聲說話的年輕女子周身一圈美肌光暈，並不容易忽略。遠遠看來，她和自己一樣是淺膚色人種，不僅穿了一身白衣、染了一頭銀色長髮，還對著自帶美肌暖光的飄浮追蹤攝影球，捧著臉興奮地說話，她糖漿一般的聲音被空曠的空間數次反射放大後，流進他的耳裡：

「……請大家不要偷懶，要一直點送心心糖喔！早上大家都有收看園播報的本日運勢吧？今天部首口的運勢是轉角遇到愛，所以園相信大家一定會送園很多心心糖的！因為你們就是園的最愛呀。話可是先說在前頭喲，園要是探險到一半，轉頭看到視窗裡沒有很多心心糖，園會非常、非常、非常傷心的，那就只好關掉超感連結，回家睡覺了！大家也不希望看到園傷心地回家睡覺，對吧？嗯？」

唔。島小心地先將筆刷放回油彩桶中。這話聽起來，是個正在利用超感實境程式進行深夜探險，藉此擴大追隨群的陪伴女孩。

在島還不是島的時候，「陪伴女孩」就已經是樂土少女們最嚮往的職業了，在他離開重生所後，這個趨勢更發展得像是女孩們沒有其他職業選擇似的，幾乎有七、八成的未成年女性渴望進入這個行業。

這一方面當然是因為女孩們本來就適合這種輕鬆不費力的軟性工作，好保護她們天真純潔的天性，另一方面，當然也是因為，女孩們在結婚後就必須依法負起全職的繁衍與養育責任，在成年後到結婚前這段時間，其實沒有多少工作能夠選擇，更別說，陪伴女孩本身就是一個能夠快速接觸許多潛在結婚對象的職業，這讓家長們也樂於鼓勵家中女兒朝這個夢幻職業前進。

為了一成年就擁有足夠的追隨群，讓自己能夠迅速躋身陪伴女孩之列，許多少女還沒滿十六歲，就會投入大量心力在各式各樣的社群應用程式上——以文字抒發心情為主的《流書》已然沒落，以靜態圖片為主的《光影》也嫌稍微過時，就連曾經紅極一時的影音平台《舞舞舞》，同樣難以再創用戶人數的新高。

現在最受歡迎的社群程式，莫過於《宛在》、《如臨》這兩個打對台的超感連結品牌，雖然都號稱「超感連結」，但兩者的運作模式卻有微妙的差異：《宛在》能夠讓身處虛擬實境的付費連線者，藉由體感連結，得到和活動主「一同」處於某個現實場景中，就像在彼此身邊那樣的互動感受，而《如臨》則更進一步，讓虛擬實境中的付費連線者得以分享活動主的體感，感受到的不是和活動主一起冒險的團體趣味，而是「自己就是活動主」。

「哇——太好了！謝謝大家，好多心心糖喔，園真的覺得好高樂好幸福啊！那請大家要一直點送喔。這裡也提醒大家，園這週使用的幸運髮色是『彼星銀』，很美吧？人家再轉一圈給大家看清楚一點！這是彩虹彼端獨家贊助的喔，當然囉，『彼星銀』的等級限制較高，如果你的樂值不到八十五級，也歡迎選購其他系列，隨著樂值級數改變，光是銀色就有不同調色可以選擇，每一種都各有特色，更別說其他色系了，而且使用非常方便，選購後系統會自動派發針劑，加入每日營養劑中，依照頭髮長度，只要二到四個小時，你的頭髮就能像人家一樣燦爛奪目喔，喜歡的話請立刻加入訂購，再過兩天就要截止優惠啦！到時可別怪人家沒提醒你喲。」可能是因為園太可愛，說話的模樣既真心又自然，就算是改變髮色藥劑的品牌廣告，也被她描述得連島都想買來試試看。

「接著園就要繼續帶大家來冒險，看看深夜裡的紫微大廳，是不是像大家說的一樣，半夜裡會有神秘的地球鬼魂出現呢？哎喲園好害怕，大家趕快送心心糖給園打氣噢，也請大家留意腳下，剛剛有好幾次不知道是誰踩到人家，害人家差點跌倒，請大家不要推擠啊，要是園真的跌倒了，那可是很容易被發現的——」

那團被美肌光照亮的白衣銀髮少女，在黑暗的浮軌站裡一邊走路一邊自言自語，加上開闊空間裡的巨大回音，讓這個自稱「園」的少女，恐怕比她口中的地球鬼魂更嚇人。

聽起來，她是使用《宛在》，帶領一群也想夜遊浮軌站的追隨者來場深夜冒險。但，紫微站究竟有什麼好冒險的？島連續在這裡工作了好幾天，無論怎麼看，這都只是個尋常的浮軌站，每天都有上萬人次出入，島完全想不出有什麼吸引人的賣點。

「依照規定，這個時間不能進入浮軌站對吧？」島輕聲問跟在身邊的隨行智能助理。「那下面那個陪伴女孩是怎麼回事？」

隨行智能助理轉過鏡頭，對準下方的少女半晌。

您說的沒有錯，無列車班次的非營業時間是不能進入浮軌站的，但這位女士有得到許可。

「怎麼可能？這時間這地點有什麼理由可以進來？」

您就是得到許可才能在這個時間在這裡工作的。

「呃，的確是這樣沒錯……但我是在工作耶，她為什麼能這樣隨便跑進來？」

您的樂土價值級別不足，無法查詢。

……好，很好。島愣了一下，然後點點頭，接著再點了一次頭。顯然這個陪伴女孩的樂值比自己更高，他無權過問。

不知為何，當他樂值只有四十二級時，他覺得好像全樂土的人樂值都比他高，等到他足足比當初高了二十六級樂值後，他居然還是覺得隨便誰的樂值都比他高。

下方那個少女的甜美嗓音再度響起。

「我們歷經千辛萬苦，終於來到目的地了，這一路都快把團給嚇壞了，不知道大家都還好嗎……」

無論這神祕探險的氛圍與這個再普通不過的浮軌站有多麼違和，但團的語調絕對將「千辛萬苦」表達得淋漓盡致。島笑起來，覺得這個老是用第三人稱稱呼自己的女孩有點意思，於是輕拍左手手腕，喚醒懸浮器和手腕內置晶片的連線，他腳下的懸浮平台隨即依照他的眼球動向，輕巧無聲地移動角度，緩緩下降，讓自己能夠更接近女孩一點。

懸浮平台停在一個適切的距離和角度，讓島能夠看清楚團的動作表情，但又不至於被她發現。團的五官令人印象深刻——不只是好看，而是印象深刻，看過一次就絕對不可能將她和其他漂亮女孩搞混的那種，因此島立刻認出來，她是目前活躍的陪伴女孩中最知名、最受歡迎，甚至被冠上「樂土甜心」稱號的團。

果然，連這麼無聊的地方都能開探險團的陪伴女孩，大概只有團了，也難怪自己沒辦法查詢這女孩的資訊，她的樂值恐怕是自己重生兩次都追不上的。

島強化了隱形眼鏡的遠視能力，仔細觀察眼前的團，她的模樣比島從社群媒體裡看到的更為靈動可愛。長得這種模樣的女孩嘛，說得委婉些叫做「有一股危險的迷人氣息」，不過島知道，無論是有心或無意，這樣的女孩肯定會把她身邊的人都弄得雞飛狗跳，永無寧日，似乎沒有做到這種程度，就辜負了她們那樣的美貌似的。

「啊，我看到了幾位剛加入的朋友，你們好，歡迎你們——」女孩原本的聲音就不小，此時更是隨著歡快的情緒拔高，還無比熱烈地對著某個方向用力揮手。

「提醒新來的朋友，一起探險時要離團至少三步遠，不然超感連結很可能會害人家被太靠近的朋友踩到腳，會有點危險噢——好，那人家重新解釋一下這次的深夜探險主題喔，每週末呢，我們愛團追隨群，都會票選出下一週的超感冒險主題！上週票選出來的地點就在紫微站這個施工中的大廳，我們特地來到這裡，是為了解開這三個月來一直號稱施工中，但無論如何都不肯讓人多看一眼的牆面之謎！究竟是什麼藏在這麼大片的防窺彩片後呢？什麼工程需要這麼久的時間，竟然要將這～麼～大的牆面連同天花板全部蓋住呢？很多人都嘗試過偷看，但都被機器保安阻止了，目前似乎還沒有人成功揭開防窺彩片後的祕密。」

團站在伸手就能碰到防窺彩片的地方，臉上的笑容彷彿會自體發光，光是那個笑容，就肯定需要超高樂值並花掉島一整年的薪資。團對著面前的飄浮追蹤攝影球徐徐訴說，不時伸手鬆鬆她燦亮的銀髮，或者指尖輕輕拂過近在咫尺的彩片，一點都沒有急著揭開謎底的樣子。

「有人說，這裡其實不是施工現場，因為我們除了蓋住整個牆面的防窺彩片之外，看不到任何工程機具，也有人說，這是為了掩蓋三個月前那場地震中，從水底冒出來的怪鯨造成的破壞，更有人指出，紫微站很靠近當年的慘案現場，為了鎮壓近五十年前在那場悲愴之戰裡被獻給

繁星的地球人鬼魂，因此在結構體中埋藏了人骨！而這次工程是為了換上新的人骨獻祭——但是，答案究竟是什麼呢？和園一起站在這塊帆布前，完全沒有任何機器保安來阻擋，眼看著答案就要呼之欲出的這一刻，大家是不是很緊張呢？」

彼星啊，這都是哪個星球來的謠言？樂土人果然是被保護得太周到了，以至於滿腦子都在找荒謬的事情做嗎？島在黑暗裡瞪大眼。他們究竟是太乏味，還是太有趣，竟然能把只是為了保護未乾顏料，以及避免未完成作品提前曝光的防窺措施，編出那麼多可能，而且每一個可能都比上一個更不可能！

「大家準備好了嗎？人家好緊張喔！那麼，現、在、就來為各位揭開，這段期間躲在防窺彩片後面的是——啊——」

園的甜聲瞬間化為一道恐怖尖銳的長聲驚叫，像陷入錯亂的無人機一般，在空蕩的挑高空間中高速碰撞迴盪，層疊出更驚悚的聲調。

接下來的事情，發生得太快也太混亂。

從島所在的角度，他不確定自己是先看到女孩拉開彩片，還是先看到兩個人影扯開防窺彩片衝出來。混亂的聲波捲入了女孩驚慌與吃痛兼具的尖叫，以及粗暴無比的咒罵，原本在女孩面前跟拍的攝影球被其中一個人影一掌拍開，失去控制跌跌撞撞地亂飛，原本照明與美肌兼具的甜美暖白光，頓時像雷射槍一般上下左右掃射，而僅僅是靠著這短暫的光線掃過，他仍看見了女孩被攻擊的瞬間。

他沒來得及思考為什麼這個時候會有人躲在他主責的工程防窺片後，身體已經直覺反應地催動了腳下的懸浮器，懸浮器因應著他的緊繃情緒，迅速往下疾馳至女孩身邊，他舉起手上唯一一樣武器，也就是調色盤，用力往扣住女孩脖子的那人鼻樑揮去。

調色盤並不是什麼見血封喉的利器，但由於島突然從天而降的氣勢與加速度，雙重強化了威嚇力道，那人還是吃痛鬆手，同時女孩頹然落地，眼看著她那張精緻的臉就要撞上固定帆布的鐵架，島急忙伸手去接住她，卻沒留意到，自己身後有另一個人，往他腳下的懸浮器揮下重重一記。

\*\*

……痛。

好痛！

島的頭好痛，痛到他醒過來時，還以為自己還身在衝突現場，才剛被什麼人揍了一頓，所以連眼睛都還沒完全睜開，他便下意識地先大吼著往四處拳打腳踢了一頓。

這頓拳打腳踢引來了驚呼，這並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並沒有感覺到自己打中了什麼，反倒是有些連接著自己手腳的什麼被扯斷了。

島終於真正地睜開了眼，發現自己躺在一張柔軟舒適的純白單人床上，剛扯斷的是固定在手腕上的點滴針頭，驚呼的是他床邊一個彩色頭髮的美貌淺膚女孩——呃，等等，她是……島在女孩淚流滿面著急呼喊醫療協助的同時，認出她是那個晚上夜闖圓頂大廳的超高知名度陪伴女孩，被暱稱為「樂土甜心」的園。

顯然島昏迷了好一陣子，時間足以讓樂土甜心的一頭銀髮都變成粉彩漸層了……不對，她本人看起來沒有什麼嚴重的傷勢，那麼她為什麼要淚流滿面？難道——

島悶哼一聲，急忙掀開身上的被單，低頭確認自己手腳都健在，雖然有不少外傷，但也沒少一根指頭。

既然如此，她到底在哭什麼？

「噢，聖哉祖國！他醒了！外面有人嗎？有機器人嗎？誰趕快來一下，他醒過來了，我的、我的……嗚嗚，我的英雄醒過來了……噢，樂土在上，彼星為證，真是太好了……」樂土甜心在他的床邊和病房門邊來回奔跑，健步如飛而且嗓門奇大，看起來就算在那場事故中受了傷，大約也不算嚴重。病房中還有其他兩張病床，一張空著，對面那張床上的中年男子興味盎然地看著眼前的這齣鬧劇。

而他，或許是因為才剛醒過來，也可能是因為傷到視神經了，不知為何，眼裡只看到圍的粉彩漸層長髮在床邊與門邊來回飛揚，像一支興奮到模糊的筆刷。

等等，英雄？她剛剛有提到英雄這兩個字嗎？到底發生什麼事了？英雄指的是……？他拚命搜尋著破碎的記憶，卻只讓頭更痛了。

門外走進一位瘦得出奇的淺棕膚色女人，穿著借護員的鑲紫邊米白褲裝制服，面容平靜如冰，與激動得團團轉的圍大不相同。她看似不疾不徐，但腳幅極寬地迅速走到島的床前，彎身看了看他，再抬頭檢視了一下儀器數值，重新處理了島手腕上的點滴接頭。「還好嗎？身體有沒有哪裡不舒服？記得自己的名字嗎？」

「島！他的名字是島！」圍在一旁搶答。

「估……我是說，島。」他險些咬到自己的舌頭。「對，島，我的名字是島。」

「嗯，滿好聽的名字。」女人從口袋中掏出感應平板和摹寫筆。「能寫寫看嗎？」

他點點頭，接過筆。其實就只是一個字，他以為很快就能寫完了，但意外的是他竟然有點無法掌握施力方法，筆反覆從他的掌心滑出。

「這……怎麼會這樣？我的手怎麼了嗎？」

女人點點頭，說的話像是從天而降一萬噸海水，但語氣卻清淡無比。「嗯，看來是有點後遺症，不過確切情況需要詳細檢查才會知道。」

「什麼？我、我還要回去把圓頂壁畫完成，要是連筆都拿不好，我要怎麼畫？」島想起事件發生前，他最在意的那張臉被畫壞了還沒來得及處理。若是拖得太久，被精密智能擅自改回原稿的設計，連千分之零點五的調整權限都不留給他，那他想盡辦法要留下的這點記憶，也將蕩然無存。

「噢！彼星啊，你都為了拯救人家受了這麼重的傷，竟然還一心一意惦記著自己的藝術作品，怎麼會有這麼偉大的藝術家！太感人了！」

「我認為現在不是擔心那些事的時候……」借護員面無表情地說。

「那我還要擔心什麼？我的人生……我現在最重要的就是把這個壁畫好好完成呀。」

「我聽說草圖都已經完成了，接下來的著色工作大部分都是精密智能代理，不是嗎？」

「對，但是……」島一時語塞。「我……我對這個作品有責任……」

「都是園不好！如果園不去深夜探險，就不會害你受傷了！都怪我……」

無視於一旁的園跟著激動哭喊，嚷著說不管付出什麼代價都要治好她的英雄，女人只是用同樣不輕不重的態度點點頭，要他再寫寫看。這次她蹲低身子，仔細觀察他的握筆方式、力道與角度，確認讓他難以使力的細節。

「你記得那時你的懸浮器被砸壞了，無法跟你本人連線，然後拖著昏迷的你到處亂飛亂撞嗎？」

「不記得了。」島不知道當時的情況這麼糟。「我以為就是摔倒了，頭撞到什麼東西昏過去……」

「這麼說也沒錯，只是比你想像的摔得多了些，撞得重了點。」女人淡然的解說差點被一旁園著急的哭喊壓過。「這種情況可能造成的情況很多，所以我們也一直在等你醒過來，做一些比較精細的檢查才會知道，不過我只是借護員，不能代替精密智能診斷，我先確認一下你的各項數值，待會就去幫你安排檢查，你先不用著急。」

「但，應該只有很嚴重的傷勢或者即將獻給繁星的病患才會需要借護員吧？一般情況應該只需要搭載精密智能的醫療機器人就可以了，你在這裡，是不是代表我的情況很糟糕？請坦白告訴我！」

「不是這樣的！因為你的樂值只能住到這種層級的病房，但人家又好想報答你的救命之恩，人家就向法院方拜託，安排一個借護員給你，這只是為了讓你得到更好的照顧而已，你也別擔心，這個借護員沒有很貴，人家也會包辦所有費用喔。」

島忍不住望了一眼「沒有很貴」的那位借護員，她或許是習慣了這種介紹，臉上一絲表情也沒有。

「你受的傷沒有太重，我們那時本來就待在重點巡邏區，機器保安很快就到了，沒讓事情變得太糟，我們畢竟是在全地球最安全的樂土啊！」

「安全與否，得要看你是哪種人了。」女人說了一句不知道給誰聽的話，靜靜收回平板與筆，刪除了島寫下字跡的那一頁。無視於園不斷懇求她治好救命恩人的各種眼神語調動作，她抬起頭來，對著島仍是不急不徐地問一句：「你以前是左撇子？」

「對……你怎麼知道？」島的心跳飛快，左撇子這種天生的小缺陷，只要從小開始調整就能改得過來，也不算什麼大問題，只是，做為一個重生者，關於過去的每一件事被發現，都會讓他相當焦慮。

更別說，他與那張原本想畫在壁畫上的面容，就是在那個左撇子的矯正所相識的。

「看多看久了，就看得出來。別擔心，樂土能寬容你所有願意悔悟的錯。」女人說的是誰都會掛在嘴上的尋常句子，那淡然的態度卻意外讓他心安。

不像在場另一位女性。

「噢，彼星啊！你以前竟然是左撇子嗎？真是太可憐了，那你一定常常覺得身體很不平衡，常常兩隻手打結，甚至打到自己的手或頭吧？還好及時治療好了！」或許是看見島對她的驚呼不自覺地皺了眉頭，園趕緊補上一句。「你放心，以前是左撇子這件事，人家不會告訴任何人的。」



她俏皮地輕輕歪頭，對著島送出一個可愛的眨眼。「因為啊，園永遠站在人家的英雄這邊喔，不只是幫你保密，而且我們一定會治好你的，你放心噢，不要擔心。」

關於她逕自承諾了連借護員都無法打包票的事，島不打算追究，不過，看來該是時候搞清楚，這什麼英雄不英雄的，究竟是怎麼回事。島左右張望，想找到當時也在場的隨行智能助理問個清楚。

「呃，我能問問我的隨行智能助理在哪裡嗎？它平時整天嘀咕個沒完，現在需要搞清楚情況卻找不到了……」

「喔！園記得園記得，那是一顆機器球對吧？它壞掉了！被你的懸浮器撞到之後，整顆壞掉了，真不知道那東西為什麼這麼脆弱耶，等你出院，人家給你申請一顆更好的！最新型的！」

「壞掉了？……不，但我是想搞清楚那天後來發生什麼事了，還是你能告訴我，那天怎麼會有人躲在防窺彩片後面？而且，為什麼你一直叫我英雄？」

對於島的提問，園的反應先是瞬間刷紅了臉，嘴上嚷著「人家才不要說這種羞死人的事呢！」，但手指卻一刻沒停地按向左手腕，眼球迅速轉動，在他們面前開啟一個小型的共享視窗。

視窗自動開啟了系統預設的《山海經》搜尋引擎，園在搜尋欄位上填入自己的名字與職業，緊接而來的一長串搜尋結果，像是一波接一波的連續巨浪那樣，往島撲擊而來——

「水沒市中心超感連結活動闖禍！全靠這一位化解危機、擄獲美人心！」

「英雄救美現場影片流出！這動作讓全樂土男人都服了！」

「最高二十萬人同時上線瀏覽！高人指出一關鍵畫面曝兩人命運交集！」

「就想要新樂土英雄的那傢伙！超高男子力引爆指定搶購潮，全樂土缺貨中」

「深夜探險遇劫，拯救樂土甜心的無名英雄竟是他！」

「等一下！這、這是什麼？」才看到第五條，島已經嚇得再也讀不下去，抖著手指向共享視窗，驚慌得話都說不清楚。

難道他的身分已經被起底了嗎？他們知道他的真實身份了嗎？噢，祖國啊，別這麼殘忍，他可是好不容易才……

「你不要緊張嘛，人家一個一個跟你解釋喔！」島太過焦慮，因此沒有留意到園輕輕地靠過來，極其自然地坐在他身旁，一面微微依偎著他，柔軟的胸脯用一種介於不經意與刻意之間的程度靠著他的臂膀，另一隻手則在空中迅速移動，點擊他們眼前的搜尋結果：「你看，這一則是說，那天有兩個人家的追隨者，看到人家的《宛在》預告，知道園會在紫微站辦超感連結活動，就自己也在《如臨》開了一個襲擊陪伴女孩的超感連結，聽說賣出的名額比人家這邊開的免費參加名額還多！不過好笑的是，那些想要體驗襲擊樂土甜心的人，全都體驗到被你痛打的滋味了。」

「彼星啊，這種體驗是可以允許的嗎？」島睜大眼睛。「如果不是我剛好半夜在那裡工作，你自己一個人去辦這種活動，就算帶了很多超感體驗的追隨者，也沒有一個能實際在現場幫上你的忙吧？」

「就是說啊，還好你在那裡——」島仍然沒意識到園的胸脯又朝他偎了一偎。「那種活動當然是不允許的，所以參與的人都被調查了，不過呢，目前的法律還沒有針對使用超感連結犯罪的法條，所以管不到那些遠端參與者，目前還是只能懲罰直接使用暴力的人，也還在討論要怎麼處

理那些購買超感連結名額的人。要人家說的話呀，要不是這事情是發生在人家身上，事情鬧大了，不然警務局才不會介入資訊搜查呢……」

「唉，這真是……你辦這種活動真的太危險了，每個人都知道你什麼時候會在什麼地點一個人探險，根本防不了那些存心想傷害你的人，你要記得，以後別自己去辦這種活動！」

「嗯？你這是，在擔心人家的意思嗎？」園竟然一點擔心或戒心都沒有，完全搞錯重點地對著島偏著頭甜笑，還順帶點開了下一則搜尋結果：「你看你看，為了救人家，你拿調色盤打壞人的那一幕，聽說已經入圍今年度的『樂土印象大賞』，年底就會決選，園覺得我們的勝算很大，到時候說不定還要一起去領獎呢，到時可要找一套互相搭配的造型！」

我們？勝算？

「那這一則呢，是說你為了……唉呀，就、就是……為了抱住人家，不讓人家摔下去的時候，也撞掉了旁邊的防窺彩片，結果露出後面的壁畫，然後那個壁畫……恰好畫的是……唉呀，羞死了，人家說不下去了啦！」

糟了，那可是要留給長官們開幕時揭曉的，這下子事先被拍到了還廣傳出去，不知道會不會挨罵……

「那片牆的壁畫剛好是描寫著名的英雄救美故事，也就是一個不善言辭的駭客因為暗戀附近一位女性，所以駭入對方的家用螢幕附設攝影機，每天切換不同角度看著她吃飯洗澡睡覺換衣服，也因此發現對方家中有強盜闖入，報警後自己也闖入那個女性家中，及時拯救了狼爪下的鄰居，後來女方相當感動，兩人相親相愛地結了婚，養了很多小孩，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正在確認儀器數值的女人淡淡地幫園接著說完。

「啊，原來是那個故事。」那是基本教材裡其中一個特別膾炙人口的愛情故事，島當時選擇壁畫主題時，想也沒想地就挑了這個出來——不過，為什麼同一個又熱血又浪漫的愛情故事，從這個女人嘴裡說出來，就感覺特別不對勁？基本教材裡是這樣描寫的嗎？概略上說來好像都沒錯，但到底是哪裡有問題？

「對啦，就是這個英雄救美的故事，好浪漫對不對？然後大家在你救了人家的畫面中看到這壁畫，就說這簡直是，簡直是……哎喲這種事怎麼要人家自己說嘛……他們就說，這簡直是天作之合啊，命運般的相遇啊，還說，如果我們交往的話，那完全就是基本教材裡的組合……嘻嘻，總之就是這樣啦，再講下去人家真的要害羞死了！」

不對，根本不一樣好嗎？我的確救了人，但並沒有偷看誰洗澡換衣服啊……島還來不及說點什麼，一直喊著自己再講下去就要羞死了的園，一點發言時間也不留給他，又緊接著說下去了。

「還有啊，你那時用來打壞人的調色盤，現在賣到缺貨耶！大家都要買你手上那種壁畫用的專業版，一般的還不行喔！大家都說，你手上的調色盤是力與美的結合，完全是樂土價值的體現，很能代表我們同時具備高等基因與優異教養的特質，所以超級熱賣，現在還出了很多相關的周邊商品……」

島再也說不出話來了。他知道自己的底細，並不是說他認為自己是個壞人，相反地，島相信自己算是個好人，但，他畢竟會有個重大的缺陷，這缺陷的重大程度甚至迫使他捨棄從前的身分，成為一個重生者……但這會兒他卻莫名其妙地承接了那麼多、那麼多不屬於他的讚美，這讓他非常心虛。

「……那當然，大家稍微調查一下，也就發現你的真實身分啦……」園沒有注意到島聽見這句話時整個人繃緊脊背的細微反應，滿心歡喜地繼續說。「大家現在才知道，原來啊，你是超級厲害

的藝術家耶！那個站內空間的整個圓頂和壁面全部都是你設計構圖的，還有人去訪問到藝術部內部人員，聽說他們都對你的才華讚譽有加，為人也客氣謙虛，非常低調，根本是樂土真男人的模範！還說對你深夜獨自工作時，路見不平英雄救美這回事，都覺得不意外，他們早就知道，你本來就是這種人——」

到底是誰去訪問了誰？哪來的「他們」？哪來的「讚譽有加」和「不意外」？他只是承接第一個案子的繪畫師，要說藝術家，那可差得太遠了！

島覺得自己的每根頭髮都彎成了問號的形狀。從頭到尾，這個案子裡跟他聯繫的都只有一個窗口，那是連他都無法確認究竟是真人還是精密智能的電子信箱帳號，就連那幾個藝術部派來協助的機器人，也都在分配完工作後各自處理負責的區塊，根本沒有交集。

和他最密切接觸的，就是那顆出事前還緊跟著他的隨行智能助理——話說回來，那顆囉唆的機器球不也壞了嗎？

「園小姐，島先生剛醒過來，我想還是讓他休息一下比較好，我待會還需要送他去做一些詳細檢查。」女人檢查完儀器數據，轉頭對園簡單下了逐客令。島覺得同時聽這一冷一熱的兩個女人說話，他都快要感冒了。

「要做什麼檢查？做什麼檢查，人家都可以陪他去呀！大家都很擔心他、想知道他的情況，人家還可以順便直播給大家看……」

「我想目前島先生的狀況還不適合直播，園小姐一定也希望島先生上鏡頭的時候狀況很好，讓園小姐的追隨者都更喜歡他……」

「那是當然！不過他就算現在狀況不好，大家也都能了解啊，而且現在這樣受傷虛弱的樣子，大家看起來會更有真實感，更心疼他……」

「島先生因為救你而受傷了，這件事情本來就是真的，不需要別人看起來像真的才是真的。」

「話是這樣說沒錯，但……」

「園小姐，你真的該離開了。」

那女人雙手掌心按在園的肩頭，輕而堅定地，把她推出病房外，園還一路嚷著：「哎你這人怎麼那麼沒有彈性？可惡，園回去就要跟父親說……島哥哥人家會再來看你喔，你要照顧身體，人家會等在外面，他們一說可以進來，人家就會立刻進來陪你喔……」

島想了一下，不太確定自己的名字為什麼後頭加上了「哥哥」二字，不過那女人已經將園推出病房門外，她在自己身後帶上門前，停頓了一會兒，對著島說：「稍晚我會來帶你去做幾項檢測，你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需要都可以拍一下手腕上的晶片，醫院的系統已經和你的晶片連線了，會監控你的身體狀況，也可以透過晶片來呼叫我。」

「好的，謝謝你……」在門關上前，島想起還不知道女人的名字，趕緊再追問一句。「請問，我要怎麼稱呼你？」

「我是您的專責借護員，在您住院的這段期間，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我。」女人的聲音雖淡，卻說不上輕，更有種沉而實的質地，在關上門前最後一刻，不輕不重地投向了島。

「我叫做汐，潮汐的汐。」

\*\*

接下來幾天，島便在一連串漫長的檢查裡度過，檢查結果顯示他的手指動作不靈光是外傷所致，並沒有傷及神經，只要好好休息搭配適當的復健動作，很快就能恢復。

高樂值果然能做到許多像他這種人做不到，甚至沒想過能做到的事。園身為被攻擊的目標，當然也受了一些傷，但那些傷勢似乎都能經由訂閱制的醫療服務處理，島的樂值僅僅六十八級，能夠訂閱的醫療服務等級不足以負擔這麼多治療與檢查項目，只能入院。

進重生所之前，他其實很少生病，除了那場需要漫長復原期的革面手術以外，他幾乎不曾待在醫院裡超過一天——對樂土人而言，醫院是大家嘴上不說，但盡可能避免涉足的地方，一方面是因為樂土人是在上億地球人之中精選出來的優等基因貴人種，傷病率本來就低；一方面也因為，大家深怕在醫院待久了會被視為劣等基因，輕則被身邊同儕歧視，重則可能在品管考量下被逐出樂土，貶為化外之人，因此不到迫不得已，是不會求醫的。

化外之人可說是所有樂土人最深的恐懼了，他們既不見容於樂土，也不能回到地球社會，只能在這座島上的落後地區自生自滅，某種程度上說來，比起一開始就沒有樂土資格、不可能移民彼星的地球人，恐怕更為可悲。

那些化外之人和樂土人共處在一座島上，就在離樂土社會不遠的地方，但從來沒有人知道那些被驅逐的人後來都怎麼了。就像島一樣，還留在樂土的人，每一個都要盡可能證明自己夠好，與那些被驅逐的人不一樣，好得配得上「樂土人」的資格。

像島這樣的重生者，更是如此。

所以，即使島一開始確實覺得園有點吵、有點煩、有點活在自己的世界裡，但接連著一週七天，每到了開放探病的時間，她都毫無顧忌地出現在自己的病房中，有時候甚至帶了島從未見過的地球果實來，說原始型態的食物對身體比較好，還細心叮嚀借護員記得要清洗後削皮切片後給他吃，絲毫不像其他人總是盡可能遠離醫院——她所做的這一切，絕不是一般樂土人能做到的事，而這的確讓島有點兒感動。

「島哥哥，你要趕快把人家帶來的果實切片吃完啦，那個借護員都會把人家帶來給你的東西收走，說是說要幫你冷藏保管，不過呀，園總覺得她很可能會自己偷偷吃掉，或者拿去賣掉……想想真是太汗了，怎麼能把這麼高級的食材交給那種人啊。」園的表情語氣，看不出是對島撒嬌，還是對汐不滿，也或許，兩者都有。「當初急著幫島哥哥找借護員，沒仔細看她的資料就點頭答應了，真是太失策！再怎麼說，都不能相信名字裡有水的人啊，名字是按照每個人基因特性來分配的，你想想那基因有多低劣才會用到部首水呀？人家從小就跟著父親到處拜訪累積人脈，可是連人家都沒見過幾個部首水的人耶，這種名字已經夠少見了，結果她居然一點都不覺得丟臉，還主動介紹她的名字是潮汐的汐耶，根本一點羞恥心都沒有，我看她一定也覺得偷吃別人的東西無所謂！」

島想起那天汐說明自己名字的坦然態度，喉間彷彿梗著什麼似的，連忙轉移話題。

「這些果實很貴吧？你擔心被別人拿走的話，就別再帶來了。」

「人家可不是因為貴才擔心果實被她吃掉的，人家是擔心島哥哥沒吃夠，醫院的日糧列印機品質都不怎麼樣，養病期間可不能只是吃那些而已。而且呀，只要買給島哥哥，什麼東西都不貴，都值得！」

園甜甜的柔情讓島既感動又略微不安，她實在對自己太好了。貴為超高樂值的樂土甜心，園不僅天天在探訪時間準時報到，毫不顧慮而且過程中對他沒有任何要求，就只是陪著島說話，陪著他檢查，陪著他一個動作一個動作地做無聊的復健，興高采烈地給他看許多自己追隨的名人帳號，彷彿島之於她而言，本來就重要到可以拋下一切、不求回報地陪伴。

不過，園畢竟是全樂土最知名的陪伴女孩，早在紫微站襲擊事件發生前，她的工作排程就已經排得滿滿的了，為了陪伴島，園經常就地在病房裡開啟影像直播，不管是每天早上的部首運勢限時報，或是偶發的疫苗宣導、產品推薦，她都盡可能拉著島一起入鏡。

「……接下來說到部首山的運勢，我們當然要請大家最喜歡的英雄島哥哥，來一起播報囉，部首山的本日運勢是海拔一千五百公尺，要小心人際關係，還要盡可能遠離水面……哇，島哥哥今天運勢有點弱耶，不過島哥哥別擔心，你現在待在天市站醫療大樓的最高樓層，應該是離水面夠遠了，而且今天部首口的運勢有六千公尺，所以只要園待在你身邊，你的運勢至少有三千多公尺喔，記得不要離人家太遠，嘻嘻……」

「……目前的新型避禽疫苗注射率還不到七成，請有跳出系統通知的朋友們，要趕快安排注射喔，千萬不要認為自己沒有機會碰到化外的鳥禽就輕忽了疫苗的重要，既然樂土系統通知你了，就表示判定你是高危險族群，可別自己做判斷喔。而且累積太多應施打未施打的疫苗紀錄，不僅可能影響你未來被選入移民彼星的機率，還可能造成樂值降低，影響生活中的各種權益，那就太划不來了！你看，人家和島哥哥都已經注射疫苗了，可別說我們沒有提醒你喔！」

「園小姐，今天就到這裡為止吧。」汐的聲音清淡卻極有存在感的出現在影片中，逼得園不得不對攝影球喊停。

「可是人家還有一個募捐廣告沒有拍哩！這個活動是要幫助可憐的地球人，號召大家捐出自己在虛擬樂土裡買太多用不到的那些形象、服飾、家具，這個活動很有意義耶，我是覺得我們平常都受地球人供養，吃的用的，全都是地球人種出來養出來做出來的，而且還只有我們擁有移民彼星的資格，這讓我覺得，偶爾也該在不影響自己太多的範圍內回饋一下啊，我之前每次辦這樣的活動都很多人參與，而且不管是樂捐，或是發起活動，樂值都升很快喔，島哥哥現在樂值不夠高，也不能住單人病房，還有很多快速醫療他都不能做，你就算不顧慮到地球人，為了島哥哥好，你就網開一面……」

「地球人不會需要這些虛擬樂土裡的東西。」

「這話可沒道理！你又不是地球人，你怎麼會知道？像你這種名字部首是水的人，難道對地球人一點同情心都沒有嗎！」

「嗶嗶——」

一聲輕巧的警示音在園身邊響起，接著島斷續聽見園的耳際傳來極微細的系統通知，幾乎是同時，他也留意到園微微地僵直了一下，然後深呼吸。

……聲量與情緒指數……平均值……請留意……

汐不像島與園那麼接近，因此顯然沒有聽見或留意到異狀，繼續不疾不徐地解釋：「地球人需要什麼，我可能不清楚，但做為一個借護員，醫療照護是我的專業領域，就我目前所知，島先生目前並不需要你一直希望他做的那些醫療行為，這不完全是因為他的樂值不足，也因為他的傷勢很單純……」

「好的，園知道了，謝謝汐小姐的解說，不過做為樂土甜心，人家也有一件事要提醒汐小姐。」在系統提示之後，園收斂了情緒，帶著微笑，恢復甜甜的聲調。「樂土女性的工作都只是在沒

有丈夫時的暫時謀生方式，不能稱之為專業喔，當然，人家知道汐小姐可能在這個狀態裡很久了，但還是一樣喔，如果連你都能自稱為專業醫療者，那其他認真工作一輩子的男性怎麼辦呢？我們可不能忽略他們的感受！」

汐沉默了半晌，兩位女性就這麼看著彼此，安靜了幾秒。

然後汐點點頭。「園小姐說的沒錯，不愧是樂土甜心，這麼細節的事情都留意得到，我很抱歉說了這樣的話，以後會多注意用詞的。」

「樂土能寬容你所有願意悔悟的錯喲。」園甜甜一笑，轉頭用那雙濕潤潤的湛藍色眼睛望著島。「島哥哥，你有看到嗎？剛剛發的那個影片收到好多回應喔，我們一起讀取！」

如同以往，島沒有拒絕的機會，也沒有拒絕的理由，更別說沒有人會認為他有拒絕的可能。園輕快地擅自連結了他的系統，島的眼前開始出現來自樂土各地，園的追隨者留下的回應：

各種虛擬形象在他眼前跳出來，七嘴八舌地說著話。

英雄和甜心好登對喔！

簡直是標準的彼星戀人啊！

可不可以出周邊呢？想要彼星戀人的虛擬形象！

你們的病房背景可以出一個虛擬空間嗎？我想在那裡給我的對象求婚！

有沒有彼星戀人的動態全像可以下載？我願意付樂幣！

各種光怪陸離的讚美與要求，沿著系統連線，瞬間炸進島的視聽感官。

一開始，島真沒想過會變得這麼受歡迎，他覺得這一點道理也沒有，畢竟那就是年輕人的玩意兒，而陪伴女孩的追隨者之中，怎麼可能會有人會關心他這種只是在某次超感連結中突然出現，出現時間甚至不到三分鐘的路人角色？

但他隨即發現，不僅有，而且很多。甚至有人為他和其他「潛在競爭者」做了全面評比，但無論評比分數如何，園對島的用心全看在追隨者的眼裡，多數追隨者也都順應了園的偏愛，進而偏愛島這個半路殺出的浪漫傳奇。

問題在於，那些園的追隨者，都將島視為他們心目中「樂土甜心」的救命恩人，甚至稱他為「樂土英雄」，將他們綁定後視為「彼星戀人」，每天談論的、期待的，都是島和園之間有什麼英雄美人之間的小火花小甜蜜，有的猜測他們之間的關係，有的幻想他們的進展，甚至有的編出一整套故事……看著聽著，島忍不住會懷疑，他們其實並不在乎島與園之間對彼此真實的想法，只是想傾倒出自己想說的話，索取符合自己需求的想像。

雖然這一切都並不犯法，但也許樂土人的想像力都給基本教材裡的男女交往模式侷限住了，無論那些話語再怎麼充滿善意，都不停在這個方向打轉，有時候島還會被他們了無新意的一廂情願弄得很不耐煩。

但園似乎從來不會不耐煩，她總是盡其可能地滿足追隨者的期待。

喔，啊，我真的好喜歡你，園——啊，園，喔嗚嗚嗚——

突如其來的，一個乍看難以理解是什麼東西的肥碩影像，夾藏在許多虛擬形象之間，撞進島的視窗，坐在病床上的島背後無處可躲，只能下意識地將頭往旁邊一偏，卻沒有躲過那個超感全像往自己粗暴襲擊的體感，有個什麼圓頭的肉膚色長型物體在他躲閃後仍然戳中他的臉頰，然後那個影像在一聲滿足的長吼後消失，只在他的臉頰上留下一片濕濡感。

接著是所有的視窗瞬間消失，園切斷了與島之間的連結。

「島哥哥，對不起！你還好嗎？人家沒想到會夾帶這種東西。對不起！」

園著急的臉湊到他眼前，他表情驚恐，一時回不過神：「夾帶……什麼東西？」沒等園回答，在問出口的同時，島已經電光石火地想通了那是什麼東西。

「好棒，那是好棒，偶爾會有人丟好棒的動態影像或超感全像過來，對不起，島哥哥，你還好嗎？」

他連話都說不出來，側過頭，情不自禁往床邊嘔了起來。

汐匆匆從病房外跑了進來，手上的濕毛巾被島一把搶去，瘋狂搓洗臉頰。

「樂土在上！這是什麼大瀆不道的東西？怎麼會有人丟這種超感全像給你！光是看到就夠討厭了，居然還附帶被好棒碰到的體感，太過分了！」

「對不起啦島哥哥，人家應該要先想到有這個可能的，對不起對不起……」園的表情泫然欲泣，看起來真的非常抱歉。「人家怎麼會讓你碰到這種事？是園太疏忽了，對不起島哥哥……」

「你不要道歉！你為什麼要道歉？」島生氣地說。「他們這種全像是衝著你來的，你是該生氣的那個人，怎麼會是你跟我道歉呢？」

「因為，因為人家已經很習慣了啊，可是島哥哥不一樣，你又不是陪伴女孩，你是個堂堂正正的男人，被別人用他們的好棒又戳又射的感覺一定很糟，對不起，園剛剛太開心了，急著想跟你分享大家的回應，沒有考慮到有時會發生這種事，只想著讓你看到很多人喜歡你……」

園委屈落淚的模樣讓島非常心疼，但，好像又有點什麼不太對勁。

「不，我不是怪你讓我看到那種東西，而且，你怎麼可能事先想到……等等，這常常發生嗎？」

「常常啊，」園擦掉淚水，吸了吸鼻子。「因為，人家是陪伴女孩嘛。」

「陪伴女孩又不是什麼隨便就能發洩的仿生情人！你們是還沒有結婚的珍貴少女，怎麼能……」島的話說到一半，眼角似乎瞥見正在清理床邊嘔吐穢物的汐，露出一個似笑非笑的表情，嘴裡的話便遲疑了。「……怎麼能夠這樣意淫你們？」

「不是啊，法律是規定不能姦淫還沒有結婚的少女，沒有規定不能意淫啊，男性的需求有很多嘛，有的人就是喜歡還沒結婚的這一種，可是法律又不允許，如果他們連傳送這種超感全像發洩一下都不行，那就太可憐了……」

「哪裡可憐了？我不能同意這種說法！」

「是人家應該更小心一點，不要讓島哥哥碰到這種事才對，這不是他們的錯，他們只是有比較不一樣的生理需求而已，也許在仿生情人的型號裡得不到滿足，所以找個喜歡的陪伴女孩意淫一下，對我們也不會造成真正的傷害，而且相對的，他們也會提供更多樂幣呀。」

「提供樂幣就能這樣嗎？你又不缺樂幣！而且……」

「放心啦島哥哥，人家沒有那麼小氣，但人家也有人家的底線啊，人家的底線就是，人家的第一次一定是在新婚之夜交給丈夫的，你不用擔心喔。」

「我、我並不是擔心那個……」

「園知道的，島哥哥是討厭被別人的好棒碰到吧？人家雖然不是男生，但聽過很多男生說，被別人的好棒碰到感覺很海很溺，畢竟你們自己就有好棒了，怎麼可能會對別人的好棒有興趣？又不是龍陽癖……」

島倒吸了一口氣，原本還想說些什麼，都硬生生吞下去了，就像是每一個收到他人好棒全像的陪伴女孩所能做的那樣。

「我當然，當然不是……我只是很心疼你，被別人當作一個發洩的東西，你是一個活生生的樂土人，你應該要被當人看待才對。」

「怎麼會呢？他們就是把園當成一個人才想要對我發洩啊，不然他們去找東西發洩的話，選擇可多了，就是把我們陪伴女孩當人看，才會這麼做啊。」園的情緒收放自如，知道島並不怪他之後，淚水很快便收乾了，表情也恢復到幾分鐘前的開朗甜美。

她眨眨眼，俏皮地說：「不然這樣吧，如果島哥哥心疼園，你今天的檢查比較少，晚點陪人家開一個超感連結，當作是給人家的安慰，園想讓追隨群的大家到病房裡來見見你——當然不是他們人真的到病房來，就是用《宛在》創個一小時的虛擬空間給他們，不會真的打擾到你的。」

怎麼可能不會真的打擾到？內建在晶片中的方舟系統已經夠如影隨形了，超感連結的各種應用程式，讓任何人興之所至就能隨時到處打擾別人，消滅所有不能社交的藉口，簡直讓社交恐懼症患者毫無退路。

但在經過剛才的事件之後，島已經沒有辦法乾脆地拒絕她。

「第一次人家只會開放大概二十個名額參與而已，人不會太多的，島哥哥可以接受嗎？拜託嘛拜託嘛，每天都有好多人叫人家開活動來讓他們認識島哥哥，園再不開的話，他們會覺得人家都把你藏起來獨享耶！還是你有什麼條件，都可以跟園說喔，好嘛好嘛，島哥哥你就答應人家嘛～～」

這不是園第一次提出這類要求，島從一開始不知道該怎麼拒絕，想盡辦法委婉迴避，甚至由汐以借護員的角色出面拒絕，到後來已經能夠自己開口說不。他本以為，像園這樣高知名度的陪伴女孩，不僅家境好、樂值高，而且青春與美貌兼具，成天被人捧在手心上讚美呵護慣了，應該不太能接受被拒絕這種事，沒想到，她無論如何被拒絕，都是歪著頭嘟著嘴，模樣極其可愛地說句「唉呀，真的不行嗎？那好吧。」接著就繼續有說有笑，當真一點也沒有放在心上，而且隔天還是會照樣若無其事地提出同樣的要求，然後同樣被拒絕。

愈和園相處，島愈覺得她成天咋咋呼呼的豐富誇張表情下，真正的心思其實難以摸透。即便是一開始根本對園不感興趣的島，經過長時間的密集相處，也理解到，作為一個隨時要回應追隨者各種要求與情緒的陪伴女孩，原來並不像自己長期以來所想像的那樣，全憑外在條件，內裡其實空洞無腦。

島也許不認識所有的陪伴女孩，但至少，他知道園做為頂尖陪伴女孩，甚至被暱稱為樂土甜心的高知名度、高樂值，並非全靠賣弄外貌而來——不，即便是賣弄外貌，她也得花上極其龐大的精神與樂幣去換取能夠賣弄的外貌，那絕不只是空洞無腦而已。

也許，像島那樣只看表面就輕易評斷他人人生的浮泛想像，才叫空洞無腦。



也許，每天都必須面對那種噁心意淫，並且不能當作一回事，要立刻打起精神面對追隨者的圍，比起許多樂土男人都更為堅強。

「可以啊。」這麼一想，島竟情不自禁答應了園這回的請求。

「唉呀，這次也不行嗎……咦？島哥哥，你剛剛是說、是說可以嗎？」園瞪大了眼，島笑起來，他很確定園這次的驚訝是真的驚訝，不是「她這時候應該要驚訝所以驚訝」。

「對呀，我想說你都問好幾次了，就答應一次也沒有關係，反正我這陣子都被關在醫院裡，快悶壞了，試一次看看也無妨，我還沒用過那種程式呢。」

「噢！彼星啊，你是說真的嗎？太好了！那人家要趕快到《宛在》開個活動預告，我們先把時間定在今天晚餐後好嗎？島哥哥有沒有《宛在》的帳號？要在實時體驗裡互動的話，你也需要有帳號參與活動——啊，島哥哥這種成熟的大人一定沒有這種幼稚的玩意兒，那，人家等等開活動時，順便幫島哥哥註冊一個好嗎？」

得到島的首肯，園立刻開心地去一旁操作平台，準備晚上的活動了。島看著園眼神閃亮亮地盯著眼前螢幕，眉開眼笑的表情，忍不住也笑了出來。

「你就這麼全權交給園小姐註冊新帳號了？」

哎喲，聖哉祖國哪！島的身體忍不住小小地彈了一下。有時候，汐突然說起話來還真的會嚇人好大一跳，即使她其實一直都和他們處在同一個空間裡。

島瞥了一眼一旁的地板，剛剛的穢物已經清理好了，甚至以帶有柔和芳香的清潔液消毒過，他有點不好意思，但說些什麼道歉之類的話，實在太不棒了，顯得小家子氣。他只好拐幾個彎，假裝若無其事地開個玩笑。

「樂土在上！汐，這種消聲匿跡的能力難道是當借護員的特質嗎？如果是，你簡直專業到值得特別表揚。」

「島先生說笑了，我們這種工作只是善用了女性的天性，只需要熟記知識並熟練運用就能做得好，也就是樂值最低的無腦工作，一點特別之處也沒有，甚至不值得談論。」

啊，真是沉船王。話頭像融在水裡的清潔藥錠般飛快消失，島只好轉回原來的話題。「你剛剛說什麼來著？交給園註冊新帳號應該沒問題吧，我覺得她不會害我的。」

「當然，我同意園小姐不會害你，會害你的不會是她。」汐說。「但每註冊一個新帳號，都會需要閱讀不少隱私權政策、確認功能搜集的資料權限等等，你不看看嗎？」

「哈哈，現在誰還看那種東西了？我可不會整天幻想自己有什麼了不起的資料能被盜用。」島笑起來。「園這種高樂土都同意了，我這種人恐怕沒什麼好擔心的吧？她沒問題的話我當然也沒問題。」

汐沉默了一下，顯然島的回答也讓她感覺到話題無以為繼，因此也換了話題。

「看來你和園小姐之間進展得不錯？」

「說不上什麼進展不進展的……你不要跟她的那些追隨者一樣，老是想用世俗的關係定義我們的關係。」

島直覺地隨口反駁回去，但過了半晌，都沒聽見汐的回應，他以為這話題又沉船了，忍不住抬起頭想觀察她，卻發現汐正饒富興味地看著自己。

「幹什麼這樣看我？」

「我在想，」汐看著他的面容，說不上是面無表情還是太多情緒。「你這麼說的意思難道是，你比較喜歡那種，不是世俗定義的關係？」

島的心底閃過一道電光。

不是為整個世界帶來一瞬明亮的那種，是差點劈在自己頭上的那種。

「不、不是這樣好嗎，我只是，還沒決定我要不要跟園發展更深入的關係。」

「我認識的男性裡，我想不出其中有哪一個，在園小姐想要發展關係的情況下，會拒絕這件事的。」

「那、那是因為你認識的男性不夠多吧？」為了有效防衛，島脫口便將所有可用來攻擊的話都丟了出來。「你看看你的身分，現在所有的醫療服務都是用訂閱服務進行，還會待在醫院裡當借護員的人，就只是幫忙處理一些打針、包紮、鋪床、配藥之類的瑣碎事情，安撫一下某些心靈比較脆弱的病人，產出的樂土價值低得可憐，當然也不可能認識太多真正有格調的高樂值男性吧？作為一個藝術家，我認為仔細思考未來關係這種事，也是一種高樂值的表現，請不要隨使用你那種樂值的狹隘觀念來評斷我……」

他們之間再度陷入沉默，但這次島卻不敢再抬頭看汐的表情。

偉哉領袖啊，讓他跟著這些不該出口的話一起沉船吧。

「抱、抱歉……我不是那個意思……」島的話語在他嘴裡融成一灘軟爛泥水，只有他自己嚐得到那噁心的黏滯，卻抵達不了任何人的耳裡。

「島先生說的沒錯，我這種工作的人，的確不認識什麼高樂值的男性。光看名字也知道我有多低等，不是嗎？」過了好久，島才聽見汐慢悠悠地說。「不過，做為一個女性，並且身為一個借護員，我的職責是照顧身邊的所有男性，尤其是由我負責的高樂值男性患者——基於這個出發點，我想提醒島先生，我留意到您的動作不太正常，沒有一般樂土男性的特質……」

「什、什麼？」島彷彿被戳中傷口，幾乎要從病床上彈起來。「你這是什麼意思？我很正常，我就是一般的樂土男性……」

「當然，我絕對相信這一點，不過可能是因為受傷的關係，所以做出某些動作對您來說比較困難，依照我的經驗，多做某些，唔，復健動作，應該可以讓您盡快平安出院。」

汐朝著島點點頭致意，然後靠近他，一邊解說一邊示範某些「幫助恢復男子氣概的復健動作」，帶領他如何不經同意便若無其事地觸碰身旁女性的身體，並且視對方反應更進一步地撫觸調情，島被汐摸得全身心都極度不適，但汐的語氣如此冷淡自若，彷彿只是給他塗藥注射，島只能瞠目結舌地任她一邊說明一邊在身上又捏又揉，竟連一句斥責都說不出口。

「大致是我示範的這樣，包括但不限於這些動作，如果在這麼做的同時，能配合一些繁衍笑話，那效果會更好。我知道您因為受傷的緣故，可能一開始還沒有辦法做得這麼周到，那沒有關係，只要動作到位，應該不會有太大問題。」汐冷靜地收回她的手，並且很快地與島拉出一段距離。

「你、我……我本來就知道，你為什麼要特地跟我說這些？」島的心裡響起長聲警鈴：這個女人到底知道什麼！

「沒別的意思，幫助您平安離開醫院是我的職責，這就是一些男性在醫院裡常用的復健動作，如此而已。」汐淡淡地說。「考慮到待會兒您和園小姐將有一場公開活動，要在許多人面前一起相處……我想，事先提醒您這些復健動作，會對您想要在大眾面前呈現的形象很有幫助。」

汐沒等他回話，自顧自地說完就離開了病房。

但汐的這些示範與提醒，讓他意識到了自己的處境——他現在不比以往了，洗心革面後，他不只坐擁從前不可能擁有的高樂值，並且接下了一份可能大放異彩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只要他願意，與全樂土的夢中情人交往結婚，從此過著平步青雲的日子，也是可以預見的未來。

只是，那是他想要的嗎？

「島哥哥，人家已經全～部～設定好了喲，趕快趕快，趕快誇獎人家！」園絲毫沒有發現汐的消失與島的沉默，興高采烈地跑過來，一迭連聲說著自己一開啟活動預告，就湧入超多人報名，不只活動名額瞬間額滿，還收到了很多心心糖，多得需要再另租一個虛擬空間暫放。

雖然多數人會選擇直接將這些虛擬禮物兌換為樂幣，不過，對園來說，這些禮物代表的都是追隨者們對她的愛與心意，她不喜歡將它們視為只是樂幣那麼俗氣的意義，但對島而言，在他過往的生命中，可能得花上半年的時間，才賺得到這些樂幣。更別說，重生之前的他，只有四十二級樂值，許多只有高樂值人士能夠享有的建設與權利，他就算身擁再多樂幣，都不被允許。

禮物的珍貴之處究竟是在於心意，或是能夠兌換的幣值？光是這件事，都是這麼顯而易見地取決於收禮者擁有的資源多寡。

……不，不該這樣的。島甩甩頭，警覺到這些全是些反社會的有害思想。他已經是個重生者了，從此以後他就是島，不該再回想任何重生前的記憶，那些是不該存在的。

島強迫自己將注意力拉回眼前這個漂亮女孩的話語裡，他清楚知道，自己此刻的位置與角色，是任何一個正常的樂土男人都夢寐以求的，因此他完全沒有道理不好好扮演這個角色。

因為，他所夢寐以求的，恰是成為一個正常的樂土男人。

就像汐方才提醒他的那樣。

島伸手，將笑容甜美的園拉到自己床邊，動作略微僵硬地摸摸她的頭頂，然後手掌順勢滑下，握住園光裸的臂膀，並且將她攬得更靠近自己一些。

園愣了一下，快得幾乎無法察覺，絕對短於零點零一秒的，那麼一下。如果不是島自己也強烈地留意著自己的舉動所引起的反應，他是絕對無法察覺的。

短於零點零一秒的暫停之後，園神色自若地維持被島勾攬著的姿勢，繼續未完的話題。

「……所以其實登入很方便喔，那人家剛才已經幫島哥哥設好密碼了，是園的安生日喲，嘻嘻，島哥哥記得要換成自己熟悉的密碼，但如果要繼續用人家的安生日當密碼，人家也不介意啦！活動時間快到的時候會有系統提醒，你只要依照指示進方舟系統裡登入活動就可以啦，很簡單，如果不會的話也沒關係噢，反正人家就在島哥哥身邊，到時再教你就好了！」

「然後人家剛剛也去跟另外一張病床的大叔打過招呼了喲，他說沒關係，那個時間他還沒睡，而且他只要不登入這個活動，其實也看不到有誰來過，只要把他那邊的簾子拉起來就不會複製到虛擬空間了，應該是不會被我們打擾。」園熟練地在島的帳號頁面上操作給他看，聲音與用詞雖然甜膩得可以，但思緒卻意外地成熟清晰，設想也相當周到。

「還有啊，這裡一直跳通知的地方是要來邀你成為好友的人，島哥哥可以自己衡量看看要不要加，畢竟島哥哥是救了園的大英雄，現在也算是半個公眾人物了，也要考慮一下未來的規劃和個人定位嘛……朋友多寡和他們的樂值，雖然都會影響你自己的樂值，不過很多人會以為愈多愈好，但如果之後都沒有互動，甚至互動很差因此被留下負評，也可能拉低樂值，所以還是要多想想比較好喔。」

只是加個好友，竟然也要先考慮到未來的規劃？島雖然努力想專注在眼前的操作上，但一直攬著園的手臂卻開始發痠，糟糕，接下來呢？他該把手放下來嗎？或者繼續其他動作？

彷彿感應到島的遲疑似的，園藉著開啟共同視窗、移動視窗位置這些小動作，自然地讓島的手臂不再懸空，而是省力輕鬆地掛在自己的肩膀上。

島太驚訝了，不，與其說驚訝，他簡直覺得身邊的女孩是他從未接觸的生物，好像他在樂土這成長的三十多年來，從來沒有發現原來樂土女人與男人是澈底不同的物種。島試著回想自己從前所接觸過的所有女性，發現她們確實在某種程度上擁有同樣的特質，但，無論性別，明明接受的是同一套知識流的澆灌，究竟在這之中是什麼決定性的因素，造成一方養成如此自然甚至必然的侵略習性，而另一方卻能如此自然甚至必然地被侵略，還樂意去照顧侵略自身的人。

「你想得真周到，坦白說，我們的思考系統好像完全不一樣。」島忍不住脫口說出了心裡的困惑，隨即意識到這不應該是一般樂土男人的思維，趕緊再補上一句：「難道這就是我們的樂值差距那麼大的原因嗎？」

「島哥哥，你不要這麼說嘛，園會想要讓大家認識你，也是因為園希望島哥哥的樂值可以趕快拉高，過更舒適的生活呀。而且，人家的樂值會這麼高，是因為人家從很小就開始努力了！」園沒有發現島的困惑點是來自性別，而非樂值，她可愛地嘟起嘴，想解釋自己的高樂值其來有自。「人家真的很努力很努力，希望讓喜歡園的大家都很开心喔！」

島點點頭，他完全相信園真的從小就為此努力，畢竟能像她事事周全並不容易，但他對這樣「付出努力就能得到回報」的想當然爾，仍有些遲疑，那畢竟不是他的生活經驗。

「那就加好友吧，都加，我會好好經營的。」看著園笑逐顏開，島在心裡使勁穩住思緒：只要把握這個機會，他也可以像園一樣，只要努力，就能得到回報，並將這個道理看得那麼理所當然。

付出努力就能得到相應的收穫，那其實是一種運氣，就連能夠發自內心地相信這件事，都是一種幸運吧。島想著，動手輕拍了一下園緊俏的臀部，在園的嬌嗔中，他的眼角餘光彷彿瞥見病房門口一閃而過的，汐總是沉靜得讓人有點害怕的面容。

\*\*

島原本以為自己只是因為那個好棒全像的意外，或者出自對於園連日都到病房裡陪伴他的感謝之意，也可能有一點想要藉此提高樂值的私心，才答應了這場他覺得自己肯定無法融入的超感連結。他都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要在這場超感活動中掛著「拯救了樂土甜心的英雄」與「彼星戀人」的牌子，成為一個被展示、被觀看的物件，甚至預想了在這樣的公開場合裡，要假裝不經意地表演幾個充滿男子氣概的動作，以此確立自己在別人眼中的真男人形象。

島以為這整場活動就是一個演出，卻沒想到，自己原來也能從中得到樂趣。

在這場為時一小時的超感活動中，園不僅滿足了參與活動的追隨者的好奇心，讓他們近距離接觸島這個在事發後一直關在醫院裡，不會在大眾眼光中出沒的「英雄」，也聰明地設計了幾個遊戲，讓大家在玩遊戲的過程中，感覺到自己與這兩位知名人物平起平坐，快速提高親切感，對不習慣接受注視的島而言，也可以在遊戲的各種情境中，免去長時間成為焦點的尷尬與坐立不安。

一個小時的超感活動結束得很快，從整個過程中不斷點送、幾乎是全程滿天掉落的心心糖看來，參與其中的二十個名額顯然都相當盡興，就連島自己都有點意猶未盡，並且再一次發現園的知名度與高樂值，都是其來有自，並不是像他在從前那段生活裡，與其他低樂值朋友們閒聊中所說的那樣，只是因為正好長得比較漂亮而已。

最驚人的是，活動結束後，島便收到了系統通知，告知目前樂值已提升一級，是六十九級了，當然，這不排除是活動前本來就累積到接近升級的樂值，並不會是單一場活動能做到的事，但島很清楚，自己才離開重生所沒多久，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明確地上升一級，那一定是園這些日子以來拉著他拍影片開直播，迅速累積好感度與聲量值的關係。

島開始覺得自己有點敬佩她。

「園，你現在幾歲呀？當陪伴女孩很久了嗎？」活動結束後，島忍不住問她。

沒料到島突然有此一問，園愣了一下，然後照常笑得燦爛。「咦？島哥哥問這個做什麼？園才剛滿十六歲，要結婚的話還太早，島哥哥太心急啦！」沒等島滿面通紅地否認，園又笑咪咪地繼續說。

「人家才剛滿十六歲，所以真正成為陪伴女孩的時間還很短，只是，從很小的時候，人家就知道自己以後要當陪伴女孩了，所以從說話習慣、人際關係、社交程式、皮膚狀況、髮型、髮質、指甲的形狀、嘴唇的顏色、屁股和腿的比例、培養好聞的體味什麼的……全部全部，全部都是從小就開始培養的，畢竟以後是要當陪伴女孩的人啊，」

「但是，你是怎麼樣從小時候就知道自己要當陪伴女孩的？」

「大家都這麼說啊。」園理所當然地笑起來。「從我有記憶起，父親就從初生品種管理局的高等鑑定師，一路做到人口部部長，人家又是家裡的長女，所以人家一直都是在高樂值的環境下長大的喲，也因為這樣，園從很小就知道，人家成年以後就要自己負起提升樂值的責任，可是人家既不像爸爸和島哥哥那樣是個男人，可以擁有自己的專業，然後呢，正好又長得還滿漂亮的，所以我幾乎沒有其他路選了呀。如果不當陪伴女孩，人家想不出還能做什麼耶。」

「還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啊……」島的話才出口，就知道自己說的都是些躺著不腰疼的風涼話。在悔悟後選擇重生的島比誰都清楚，有時候，大部分的選擇，都是為了突顯骨子裡的別無選擇。

「是啦，人家當然也可以跟大部分的女生一樣，去當工程員、律政員之類的，可是那種工作，唉，樂值就實在太低了嘛——當然啦，大家都知道，所以園當然也知道，樂值低的工作也有他們的重要性，只是，園的父親可是人口部部長耶，父親的樂值那麼高，讓園和弟弟妹妹在高樂值的環境下長大，那我如果沒有事先規劃好高樂值的職業選擇，隨便選一個普通女生就能做的工作，等於一成年，選擇職業就會同時拉低全家人的樂值，拜託，這怎麼可能嘛！」

園對著島眨眨眼。「人家覺得，從小就知道自己要當陪伴女孩，這樣很好啊，這樣一來，人家很早就可以開始準備，事先熟悉很多社交程式、培養人脈，知道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會讓最多人開心，最重要的是，這份工作可以在還沒成年時就先準備，一成年就能幫家人提升樂值，結了婚

之後，雖然就要以未來對象的樂值為主，但我的高知名度還是能夠繼續幫助家庭提升樂值，這才是完美的妻子呀——島哥哥，你說對吧？」

園說這些話時的表情如此輕快開朗，而島開始理解，為什麼園能夠隨時隨地都這麼討人喜歡，那是因為，她從小就為了將來這份討人喜歡的工作，被培養成一個討人喜歡的女孩。

仔細想想，放眼樂土境內所有高樂值的工作，無論是什麼性質，似乎都有一種「討人喜歡」的共同點，或許這也不是什麼令人驚訝的事，畢竟無論是樂土的存在，或樂值的制度，最終其實就是為了篩選出最適合在彼星延續人類基因的太空移民，那總不會是什麼適合孤僻怪人的差事。

至於那些乏味的、無聊的、重複操作就能熟練的事情，交給地球人和他們研發出來的機器就好了。那些原生食材、日常用品與建設所需的材料，有整個地球的人會幫樂土人做好，而樂土人的職責是努力提高自己的樂值，讓自己更值得被供養，畢竟，延續與傳遞優秀人類基因，是全人類該共同努力的事，而樂土人和地球人，就應該各自用不同的方式努力。

島不知道別人怎麼樣，但他經歷過樂值停滯在四十級、怎麼樣都升不上去的前半生，但重生後，卻可以直接從接近七十級的樂值起跳，如今的樂值很明顯地讓他比從前得到更多，但卻沒有更快樂。

反倒是因為經歷過兩種身分，他特別能理解「討人喜歡」是多不容易的事。

而女性，又比男性更不容易。

「我覺得你很了不起，要成為這麼好的陪伴女孩，一定做了很多犧牲。」島聽見自己說。「雖然陪伴女孩這麼多，但要做得像你一樣好，應該不容易。」

園保持著甜甜的笑，偏頭看著島好半晌，然後第一次在他面前斂起笑容，晶晶地看著他的眼睛說。「謝謝。」

島正為了園這個斂起笑容的罕見表情而驚訝，汐又再次無聲無息地出現在他的病床邊。

「兩位的活動如果結束了，那要請園小姐先離開了，探訪時間已經超過半小時，島先生也需要休息了。」不知汐究竟怎麼辦到的，她竟然能讓聲音都和本人一樣面無表情。

「哎喲，嚇壞人家了！」每次汐一出聲都讓人有種做虧心事被抓到的感覺，不過園不愧是頂級陪伴女孩，情緒控管非常到位，她只微微愣住了極短的時間，便瞬間回到那個表情豐富誇張的模樣，就連驚嚇地拍著胸口的模樣，都還帶著笑容，可愛極了。「汐姊姊，你不要突然出現又突然說話嘛！人家的樂值都快被你嚇掉兩級了，要是真的這樣，看汐姊姊要怎麼賠人家，嘻嘻！」

「這我還真做不到，我只有二十級樂值，還要分給我女兒用呢。」

「原來汐姊姊有家庭了呀，有家庭的女人怎麼還能工作呢？哎喲，難道這就是你的名字裡帶水的原因嗎？把丈夫孩子丟下來不管，他們真是太可憐了。」園每一個句子都伴著甜甜的笑。「不過人家很喜歡小孩喔，園可以看在你女兒的份上，下次超感連結時也讓汐姊姊一起進來玩喲，大家如果覺得你是樂土英雄和樂土甜心的好朋友，那也會喜歡你，你們家的樂值就會升得很快喔！聽起來很不錯對不對？更好的是，這種快速提高樂值的方法，汐姊姊你呢，需要做的就只是，讓我和島哥哥多聊一下就可以了，一點都不麻煩的喲。」

「我覺得滿麻煩的，雖然我的工作不討人喜歡，樂值也很低，但是讓你們聊天不是我的工作，讓他有足夠的休息和治療才是，既然樂值都那麼低了，我更該做好自己的工作，不是嗎？」汐的聲音沒有一點起伏。

「請回吧，園小姐。」

「嘻嘻，真不愧是名字裡有水的女人呢。」

島還沒來得及想清楚該怎麼介入她們之間的話題，園已經迅速收攏情緒，帶著淡淡笑容輕巧起身，柔軟的紗質裙擺掃了半個圓，在島與汐都沒有反應過來前，翩翩走到病床邊，傾身親吻了島的唇。

並不是蜻蜓點水的輕輕一吻，而是彷彿怕誰沒有看清楚似的，長長的印記。

「島哥哥，明天見囉。」

隨著兩人唇瓣分開，園的紗質裙擺又掃了個半圓，走向病房門口時，還輕輕丟了句話。「汐姊姊，園的島哥哥就拜託你了，人家不在的時候，你要好好照顧他，明天要原封不動地還給人家喔。」

啊……島看著園離開的背影，沒有轉過頭，但已經感覺到身後那個如冰一般的女人，散發出了更森冷的寒氣，與他唇上還微微發熱的餘溫，恰成對比。

太可怕了。

「那個……我不知道你有孩子，那你這樣出來工作好嗎？孩子的教養、家務什麼的，該怎麼辦呢？」為了避免那道森冷寒氣隨著無語尷尬繼續發展下去，島趕緊隨口找了話題。「你丈夫覺得沒問題嗎？因為……一般說起來，已婚的女士不應該出外工作，尤其是家裡已經安排了孩子，這樣對孩子不……」

「既然你也同意我的情況看起來不像一般說起來的情況，那我覺得你可以不要用一般說起來的情況來衡量我，」她說。「你現在該擔心的是你自己，我剛剛有注意到，島先生很用心地做了許多復健動作，雖然還不太自然，但你的努力值得嘉許，不過除此之外，我也擔心島先生的睡眠品質，睡眠對身心都非常重要，睡眠品質不佳，會嚴重影響出院的時間。」

「噢，睡眠……睡眠品質？」島頓了一下，他確實一直沒睡好，這是從進了重生所之後就沒有改善的老毛病，但他想不起來自己什麼時候跟汐抱怨過睡不好的事。「你怎麼知道我睡不好？」

汐也難得地停頓了手上的事，轉過頭看他。「我是借護員，看你的臉色和黑眼圈就知道了。」

「噢，也是，哈哈，我還以為你該下班都不下班，趁我睡覺時偷看我哩。」

汐依然看著他，似乎不覺得這句話很幽默，只是靜靜地又將視線轉回儀器上。「你得趕快出院才行。」

雖然話題跳得有點遠，而且這句話讓人摸不著頭緒，不過想到圓頂上那張他渴望畫完的臉龐，盡快出院確實也是島的願望。「那，為什麼我還在這裡？我的手應該沒什麼問題了，雖然還沒完全好轉，但感覺恢復得很快，都只是些皮肉傷，似乎可以不用繼續住院。」

「我只是借護員，沒辦法決定你要不要繼續住院。」汐一如往常地沒有直接回應問題，盯著眼前儀器的表情似乎很煩惱。「但我知道，你最好趕快將睡眠品質調整好，不然這會是你的一大破綻，很危險的。」

「危險？」島不太理解這個用詞。「我知道睡眠品質對身體有很大的影響，但不至於危險吧？」

「對一般人的確不會。」汐盯著那些島看不懂的數值，嘆口氣。「園小姐早上送給你的那些新鮮牛奶，我幫你放在院內冷藏室保存了，待會我去幫你熱一杯，睡前喝應該有助於睡眠品質。」

「噢，原來你是把那些鮮奶……」島有點驚訝，因為早上園將鮮奶送來時，島幾乎還沒看到幾眼，汐就整籃收走了，園還趁汐不在時抱怨了一下，覺得汐肯定又手腳不乾淨，都把她送給島的昂貴食材藉幫忙保管之名佔為己有了。島並不真的在意那些高級食材的去向，不過他確實也以為汐私自拿走了這些東西。

「我是說，我不知道熱鮮奶對睡眠品質有幫助，我應該是這輩子第一次看過真正的鮮奶吧，我聽園說，那種東西要八十級以上的樂值才能購買，還得花八十級樂值也不見得付得出的樂幣，我對這種高級品毫無所知，也是很正常吧。」島不無自嘲地說。

汐則是如同以往讓人看不出心中真意，淡淡地無視了他的自嘲。「原始食材的確很少見，我擔任借護員至今，也只看過兩次真正的鮮奶，以及三次真正的蘋果，我是說圓形的、需要削皮的那種。園小姐對你真的很很好。」

「是啊，她對我真的很好……」島喃喃地重複，想不出自己能怎麼樣回應這樣的好。

「我先去幫你加熱牛奶，島先生可以趁這段時間去花園散散步，對睡眠品質也有幫助。」汐說完便離開了病房，島也從善如流地起身，走到病房外頭的空中花園去。

托園的福，島雖然受限於自己樂值，住不了單人病房，但這間位於空中花園旁的病房其實也是園精心挑選過的。從窗戶就能看見花園裡的投影植栽，一片生氣盎然的風景，據說對病人的身心都相當有幫助，而根據走進花園就自動連線的語音導覽說明，此刻花園裡配合季節選植的銀杏樹，是一種地球常見的落葉喬木，每到秋季，整棵樹的葉片就會轉為迷人的澄黃色，搭配美麗的葉形與樹形，是非常受歡迎的秋季戶外投影素材；地面則是投影了一整片的彼岸花海，優美伸展的花型與搶眼的紅，搭配上銀杏的黃，讓一整個空中花園美得宛如一場彼星上的夢境。

雖然在島站上，大多數時候都是身在公用空氣濾淨罩裡，不太感覺得到季節變化，風雪雨雹都無須擔憂，不過若是真想感受季節變化，除了在虛擬樂土裡調整設定，在實相樂土也有不少高科技能夠做到。目前的投影植栽技術，還能搭配所在地的氣候、風向，微調落葉的飄落姿態與方向，擬真程度可以達到很高的等級，如果想要更進一步地感受，還可以選擇連線方舟系統，讓體感摹擬出花葉拂在身上的觸覺，甚至還能依照個人喜好，調整鼻腔裡感受到的香氣濃淡。

不過，語音導覽也強調了，銀杏樹並不是一種好聞的樹種，建議搭配其他樹種的嗅覺體感。島剛住進病房時嘗試過原始的銀杏樹嗅覺體感，立刻就關掉了。

據說這種樹木從前在這座島上並不常見，但科技發達能帶來的好處，就是全世界的樹木都能隨心所欲地投影出來，尤其是在嚴格防治各種傳染病的樂土境內，什麼花草鳥木蟲魚的，凡是會生死起滅腐朽循環夾帶病原的，全部都必須隔絕，這時，投影的自然景物搭配高科技的體感連線，就是樂土境內最宜人的風景。

穿過成片的金黃豔紅，島走到空中花園的邊緣，從位於高樓的空中花園往外望去。視野中一如他習慣的，是一片彷彿沒有盡頭的黑暗水域，水面上偶有渡船經過的長長波紋，浪尖隨著起落而明暗閃爍，反射的人間燈火都來自他所身處的這棟大樓……不，該說是這棟大樓座落的，這座島站。



這裡是天市站，就和水沒市的每一座島站一樣，都是純白色的正圓形站面，平面上沿著街道矗立著純白色的方正建築，加上建築裡的璀璨燈光，總能襯得島站外的鯨落湖愈加黑暗深沉，白日則在一片灰黃的霧霾中，顯得自身所處的島站環境格外潔淨。站在明亮的純白高樓空中花園往島站外的黑暗望去，會特別感到心安，特別覺得做為一個被保護的樂土人，真是一件幸運的事。

天市站是整個水沒市裡具備最完整醫療資源的島站，雖然不像以娛樂活動為主的紫微站那樣燈紅酒綠，不過做為水沒市中心三大島站之一，天市站已經擁有睥睨其餘二十八星宿站的規模，也難怪時間都這麼晚了，還有那麼多燈光能將附近的水面映得光點閃耀。而其中最巨大的光源，莫過於他頭頂上的明月燈了。

每個島站都有一個全像投影的明月燈，會在入夜後從島站東方出現，隨著時間過去漸漸移動到島站正上方，再緩緩往西邊落下，為每一座島站提供基本的夜晚光源。明月燈在島站西邊熄滅的時間正是午夜，這也意味著過了午夜之後，水沒市居民便不宜出門——沒有強制，沒有法律規定，但最好遵守，不然如果出了什麼事，警方前來協助時第一句絕不是關心市民遭遇了什麼危險需要什麼幫助，而會是「這麼晚了你還出門做什麼」。

島想起從前為了見到那張他甘冒風險也要畫在圓頂上的臉龐，經常會利用明月燈關燈後的時間，有幾次吃了悶虧，想起會被關切的那些問題，也只能摸摸鼻子算了。那時他們經常笑說，幸好現在的月亮可以關燈了，以前古地球的月亮關不了燈，那大家究竟該怎麼睡覺？而像他們這樣的人，又該怎麼樣才能見得到對方？

在樂土，明月燈關燈後不宜出門這樣的水下律法多不勝數，而且比起浮在水面上的規則，影響人們更為深刻。他們的生活中，充滿了這樣要說些道理也不是說不出道理的道理，那些道理通常邏輯崩壞得不堪一擊，卻又不容許質疑。

唉……島有些後悔地責備自己：他不該抱怨的，即使只是心裡想想也一樣。無論是這幢大樓，或是這幢大樓座落的天市站，都如此俐落嶄新又先進，和他重生前居住的老舊水上公寓差距極大，彷彿他真的脫胎換骨、鹹魚翻身了似的，但他心裡知道，無論是重生前或重生後，他都還是在同一片水域裡，還是在近五十年前被淹沒在水下的那個地球城市之上，努力著不要被自己的生活淹沒。

回到病房前，島先經過了自己病房的窗前，透過沒拉緊的窗簾縫隙，他看見已經回到病房的汐，正將一杯純白的液體放在病床的桌邊。

一絲頑皮的念頭跳進腦海，島突然想要敲敲窗戶，看看那個總是冰冷自持、沉船無數的女人會不會被嚇一跳，他舉起手，彎起指頭，正準備在敲窗的同時露出嚇人的鬼臉，但指節還沒接觸到玻璃窗，他看見汐很快地左右確認了一下，然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個裝著冰藍色液體的玻璃小瓶，往牛奶杯裡滴進了幾滴。

\*\*

這天晚上，島沒有睡好，雖然他已經好一陣子處於沒睡好的情況，但這一夜又睡得比從前更加不好。

從花園回到病房後，汐一派淡定地否認了島所有拐彎抹角的試探，堅持那杯牛奶裡沒有其他添加物。考慮到在院內所有要進入自己體內的藥物食品都得經過借護員的確認與處理，島沒

有直說自己看到了什麼，只是故意拖延了喝熱牛奶的時間，雖然那杯熱呼呼白色液體的香氣簡直讓他想不顧一切地喝下去，但他在汐面前僅僅是虛應故事地假裝啜飲幾口，趁著汐收工下班後，將大部分的熱牛奶倒掉了。

於是，在这一切折騰之後，沒喝進肚子裡的熱牛奶毫無幫助睡眠的效果便罷了，滿腦子的困惑與懷疑，讓他的睡眠品質簡直是從紫微站那幢最高的娛樂大樓樓頂跳下去，直達充滿鬼魂冤孽的鯨落湖底。整個晚上他都被惡夢與現實胡攪成一團的迷糊爛仗折磨，幾乎分不清自己究竟是一直在半夢半醒間，還是夢見了自己在半夢半醒間。

而這還不是最糟的。

今天很難得地，園並沒有在探訪時間一到就喊著島哥哥島哥哥地衝進病房，病房中的安靜略帶異樣，島不確定那是因為平常這時該在的園不在，還是因為自己對忙著幫他換藥的汐心有芥蒂，只好假裝很關心對面病床那位大叔的出院進度，不斷找話跟正在整理私人用品的大叔閒聊，病房中始終有斷續的話語，但卻更顯出那無所不在的安靜。

所幸，也不幸地，這安靜沒有維持太久。

園衝進病房。

她總是用衝的，但這回並沒有伴隨著甜甜的聲音喊著島哥哥，而是一到他的病床邊，就用一種島沒有見過的表情怒目瞪著汐。「我承認我是不喜歡你，但還真沒想到你會做出這麼無恥低級的事！」

呃……島不明所以，只能尷尬地看著汐眼睛抬也沒抬地繼續低頭幫他換藥，一句話都沒說，表情一絲也沒動搖，很難看出她究竟是行端坐直不在乎，還是默認了什麼。

但究竟是，默認了什麼？

「園，發生什麼事了嗎？」

園沒有立即回應島，抿得緊緊的嘴唇微微地顫抖著，島盯著她看，這才發現她唇上的鮮紅不是妝容，而是不知何時咬出來的血跡。

「園？」

島又喚了她一次，她眼神依然死死地咬著汐，同時很快地拍了一下左手腕，再度在他們之間叫出一個播放影片的區域共享視窗，瞬間整個病房響起了令人坐立難安的淫聲穢語，影片上的場景毫無疑問地就是他們此刻所在的這個病房的這張床上，一男一女的交纏裸體顯然就是，樂土甜心與她的英雄。

因為病房氣氛凝重而正要拎著私人物品準備出院的對面病床大叔，聽到迴響在病房內那激昂放蕩的音效，也忍不住停了下來，一臉驚嚇地看著那個共享視窗，隨即發現島的視線瞥過自己，又趕忙假裝無事地溜出去了。

這就是園今天之所以沒有一到探訪時間就來病房的原因？

「偉哉領袖啊，這到底是什麼？」

島已經不知道自己究竟該驚訝、該羞窘還是該憤怒，畫面中的美貌少女擁有幾乎毫無瑕疵的柔滑肌膚，每一個狂野的體位變換都光影逼真細膩如假包換，每一次令人血脈賁張的仰頭呻吟，都伴隨著島這些日子以來每天聽慣了的「島哥哥」——這毫無疑問，是他與園的繁衍場景。

如果不是島非常清楚自己從來沒有和園發生過繁衍關係，他真的會相信。

不，即使是島，影片的真實細膩依然讓他一度懷疑自己：是不是曾經發生過，只是他忘了？

但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不僅是「如果有發生過，他不可能忘記」，更是「他不可能這麼做」。

至少，還不可能。

「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取得夠多我和島哥哥的影像和聲音，把這種超感全像做得這麼逼真的人，只有你這位名字帶水的偉大借護員了。」

島突然意識到園的句子裡不再出現她慣以自稱的「人家」，這事太重大太切身，已經不再是人家的事了。

而且聽園說起來，這不是一般的深偽影片，而是讓付費者能夠代入角色的超感全像，也就是說……島倒抽一口氣——也就是說，只要付錢，人們就能藉由系統連線實際感受與他或園繁衍的體感，而做得愈細膩，使用者的感受也會愈逼真，當然也要付更多樂幣……這種只能在虛擬黑市流通的東西，絕不合法，自然沒有任何樂值限制，只要付得出樂幣，無論任何樂值階層都能輕易在虛擬樂土連結，還可以下載到仿生情人中使用，要是索價太高，還可能有好幾個人集資合購……

彼星啊……島可以想像園幾近崩潰的原因了。

「但……這不是真的。」島說出這句話的時候，連自己都覺得毫無說服力。

「根本不會有人知道這是不是真的，就算他們知道是假的，也不會影響到這個……這個玩意兒的……」園再也說不下去，暴雨般地哭了起來。「而且全樂土都知道！全樂土都知道我喜歡你！昨天我們還和大家用這個病房辦了即時超感活動，他們當然會把活動花絮放上各大社群平台，大家一比對就知道，這個病房這張床就是你的病房你的病床沒錯，這個超感全像還做得那麼真實，根本不會有人懷疑這是假的！」

園哭得柔腸寸斷，抽噎的鼻頭泛紅，淚水爬滿臉頰，明亮的藍色大眼卻仍不斷沁出淚，島非常心疼，但真的想不出任何方式安慰她。

然而同時他也意識到自己內心深處的某種奇特感受……他沒有感覺到像園那樣強烈的打擊和被剝奪感，其中一個原因顯然是因為自己的性別，另一個原因是自己的樂值和知名度都遠低於園，這兩者相加以後，讓他看起來像是，佔了便宜——雖然島並不真的佔了便宜，但總是「別人看起來沒什麼吃虧」，這讓他至少是鬆了口氣，因為大多時候，別人認為你怎麼樣，比你是不是真的怎麼樣，還更加重要。

他當然知道自己不應該有這種感覺，尤其這種感覺還是建立在園的極度受辱感之上。

但最重要的原因，其實是，這個超感全像裡的島，是重生後的他想要成為、或至少讓人相信他是的那個模樣——這幾乎，可以成為他的保命符。

「誰會在乎是不是真的！誰會在乎這是搭了一個和病房一模一樣的場景找了演員來演再換臉，還是直接用動畫技術做出來再換臉！誰會在乎！他們、他們……」園恨恨地瞪著正在為島的手臂包紮收尾的汐。「我做了什麼事讓你要這樣對我！我以後怎麼辦！我是陪伴女孩，是活生生的人，不是仿生情人耶！我不是拿來滿足繁衍欲望用的！我做了什麼？我到底對你做了什麼沉湖的事，你要這樣對我！就因為我吵著要多陪島哥哥一下？你說啊你，為什麼！為什麼！」

「我真的，對這件事感到很抱歉，也很難過……」汐完成了他的傷口包紮，起身面對園，有一瞬間，島真的以為是汐幹了這件事。「但這不是我做的。」

「不是你還會有誰！」

「我不知道，但不是我。」汐靜靜地說。「我不能讓你違反探訪規則，是因為讓島先生多休息趕緊好轉是我的工作，我有責任，我只是做好我該做的事。」

「什麼工作？笑死人了，我的工作才是真正的工作，你那種二十級樂值在做的破事也叫做工作？那種事隨便哪個人形機都會做，政府是怕你們這種低樂值的人閒著跑去搗亂做壞事，才把這種事撥給你們做的，你不要自以為有個什麼正當工作，你們這種不討人喜歡、沒有開創性、沒有天分又沒有品格的人，才會做這種只靠技術不用大腦，隨時可以被取代的工作！」

島看不出園的口不擇言究竟有沒有傷到汐，她仍是靜靜地不起一絲波瀾。他想說些什麼緩頰，但想到昨晚汐趁著自己不注意時滴進牛奶杯裡的不明液體，還有昨夜某些他不確定是夢境還是現實的片段——他還是決定吞回嘴邊的話。

「我真的為你發生的事情感到很抱歉，我是真心的。」汐說。「但我想讓園小姐知道，那樣的全像不能減損真正的你，請不要被那種事情打倒。」

「偉哉領袖啊，你這種基因素質，究竟是怎麼進到樂土來的？」島第一次見到園這樣對著天花板一角冷哼的表情。「我說你這個名字帶水的女人，不要自以為知道真正的我是什麼好嗎？我很清楚，我就是很多人的喜歡堆起來的，我就是。這影片要是減損了別人對我的喜歡和好感，那就是減損了我，你這種樂值的女人根本不會懂！不要自顧自地說那種好聽話！」

汐沉默了一下，然後點點頭。

「園小姐說的沒錯，這是我的不對，很抱歉。」汐說。「但是，現在還是要請你離開病房，島先生需要安靜休養才能趕緊好轉出院，雖然你不將我的工作當一回事，但我不能讓你影響他恢復的進度。」

「好啊，終於露出馬腳了吧！」園冷哼一聲，眼裡的淚已經收乾，顯得她的藍眼睛更冷。「你就是想要毀掉我的名譽，趕我走，然後自己接收島哥哥對吧？我昨天一走出病房就查了你的公開資料，我本來還想，一個女人，不僅名字帶水，而且有了家庭還在外頭工作，這種事簡直聽都沒聽過，一查才知道，你根本沒有丈夫！名字帶水的女人，沒有男人願意跟你結婚這也合理，但沒有丈夫卻有女兒，這本身就不合邏輯，婚姻是一生一世不可分割的，所以你丈夫肯定是被獻給繁星了，既然如此，家中的子女就該被安排到其他家庭吧？我是不清楚你們這種樂值到底規定有沒有不一樣，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你樂值太低，根本找不到男人來遞補男主人的位置，也沒有收入來源只好出來工作，你肯定是看島哥哥是藝術家，想要攀上他，跟他結婚，我沒說錯吧？」

汐沒有反駁，只是再度輕拍了左手腕。

兩架安保人形機很快地滑進病房，一到園的身邊，其中一個便先扣住園內置晶片的手腕位置，島很清楚那是預備強制接管個人方舟系統的前置動作，如果園不肯配合，後果不堪設想。

重生前，他曾幾度領教這種滋味，那就像是自己的身體被另一個靈魂奪去控制權，「自己」只能縮在意識的最角落，眼睜睜看著身體被另一個思想操控。

猶如惡夢。

這種滋味他再也不想領教一次，也絕不願意園親身感受，哪怕只是一次，都會讓人對自己的存在價值充滿懷疑。

「等等！我覺得，我……」島在還沒想清楚之前便直覺地喊了出來。「我覺得，我今天很需要園在身邊，被關在醫院裡幾天，我有點悶，她如果可以在我身邊，跟我說說話，對我來說是很好的，因為……呃，心情愉快應該對恢復很有幫助？」

這是一番連他自己都覺得毫無說服力的說法，但汐看著他，停了片刻，接著點頭了。

「島先生說的沒錯，那的確對你的身體有助益。」她對安保人形機下達指令，它們放開了園的手腕。

「園小姐對我有許多不滿，這我都能理解，但你在這裡的時候，島先生確實比較開心，比較放鬆，這對他的傷勢幫助很大，也能讓他盡快出院，我想這是我們三個人共同的目的，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希望園小姐可以答應我，你在病房裡的時候，請不要和我爭吵，盡可能做一些讓島先生減輕壓力，而非增加心理壓力的事情，如果是這樣，我很樂意讓園小姐留在這裡。」

園瞪著汐。

「我會把這件事查出來，然後用證據讓你接受應有的懲罰。」園從牙縫間擠出字句。「在那之前，我同意你的請求，我會在這裡陪島哥哥，不會鬧事。」

汐點點頭，經過她的身邊，和兩個人形機一起離開病房，他們消失在視線中的那瞬間，園像是突然消了氣似的，原本硬撐著的表情全垮了下來，跌跌撞撞地撲向病床上的島。

「島哥哥——」

「好了好了，沒事了，乖。」

抱著懷裡壓抑著聲音低低啜泣的園，島既心疼又不捨，他什麼話都沒說，只是輕輕地拍著她，讓她把想說的話一股腦地都說出來。

「才不是沒事！才不是！」園大哭起來。「人家早上起床正準備要來看你，結果就被父親大罵一頓，說人家丟家裡的臉，做出這麼不要臉的事，讓人佔便宜！還說如果你以後不跟人家結婚怎麼辦，誰還會要園這種破鞋，嗚嗚嗚嗚……」

哎，結婚嗎？結婚啊，這個……

「然後人家的方舟系統就被訊息塞爆了，一大堆輿論師發出採訪要求，有的人甚至混在追隨者裡硬塞全像進來，但人家又不能關掉追隨者的通知，好像人家心虛似的。你知道嗎？好多追隨者問園這是不是真的，園說不是，他們就安慰園，可是人家覺得他們根本就不相信，那實在、實在做得太逼真了。」

確實逼真。即使是當事人，島也一度懷疑自己的記憶。

「然後，然後他們就說……就說，這樣白白被換臉做成深偽全像實在太不划算了，要不然，要不然……」

太不划算？這個說法很特別。

「要不然，乾脆來做一場真的，自己賣還能打著正品打擊仿冒的名號賺錢……」

真是非常特別的想法……等等，什麼？「乾脆來做一場真的」是什麼意思？

島驚愕地低下頭，看著撲在他懷中，也正抬起頭來看他的園。「來……來做一場真的？」

「你不要這樣看人家，人家會害羞。」園嘟著嘴，眼神卻沒有一絲羞怯，定定地望著他，那雙眼睛與那道紅唇，彷彿一個專屬於他的祕密邀請。「我的意思是說，既然事情變成這樣，那不如我們順水推舟地結婚，然後推出合法的超感全像……」

「結、結婚？」島張口結舌。「這……好嗎？」

「島哥哥該不會不想跟樂土甜心結婚吧？」

島艱難地吞回了嘴裡的話，支吾半晌。「問題，不是那個，我只是，覺得，拍攝全像實在……」

「園懂了，島哥哥不想要被大家看見你的好棒？現在很少人這麼害羞耶，島哥哥真老派，之前你搭我的肩時我就感覺到了，現在哪裡還有人用這麼委婉的方式表示好感呢？都是一上來就直接約繁衍時間的，不過呀，園很喜歡這種老派的男人喔，就跟基本教材裡的一模一樣，真可愛！」

島沒想到自己做得這麼彆扭的「復健動作」，在園的眼裡竟然只是委婉的表達好感，恐怕一點也沾不上男子氣概的邊。幸而園非常擅長安慰人，他聽著聽著，都差點要以為自己很正常。

不，他的確很正常，他必須要很正常。

「不，我倒是不介意，樂土上哪個男人沒有好棒？我沒必要藏著，只是呢，結婚後你可是要跟我的樂值計算，你說你因為這個超偽全像，瞬間掉了十級的樂值，跟我結婚還得再掉個十級不止，你怎麼受得了？」

「人家喜歡你嘛！」園拉著他的袖子甜蜜蜜地喊。

「喜歡我喜歡到可以忍受樂值掉那麼多？這不合理……」

「哎呀，老實說呢，人家聽父親說了些議事廳的內幕——這麼說吧，這規定很快就要修法調整了，因為很多中低樂值男性因為樂值太低，沒有女人願意跟他們結婚，所以吵著要平等的結婚權，所以議事廳已經將這個修法列入議程，以後不會硬性規定結婚時必須以男性樂值為主，讓打算結婚的男女可以選擇其中樂值較高的一方作為婚後家庭樂值的依據，這樣一來，我們結婚的時候就可以用我的樂值了呀！」

「居然有這種事？那，這些中低樂值的男人為什麼不去找跟他們樂值差不多的女人結婚就好？」

「樂值跟他們差不多的女人不想跟他們結婚啊，現在女生可聰明得很，如果結了婚樂值也提升不了多少，那乾脆不要結了，要不然，現在有很多男人看準了女人結婚以後不能拒絕繁衍邀請，就打算靠妻子和其他男人的繁衍次數來提升家庭樂值，自己什麼都不用做，等著妻子把自己的樂值提高就好了。」

「那，那你不怕我也是這種人嗎？你可是樂土甜心，一但結了婚，開放繁衍，一定會有很多人來邀請你……如果結婚前就得靠你得到高出現在二十級的樂值，那結婚後也可能靠著你繼續提升樂值……」

「不用等結婚啊，現在只要有人來摸園屁股或摟摟腰，園就會發號碼牌給他們，請他們等人家結婚以後再來。」看著島驚得瞪大眼睛的表情，園忍不住笑出來。「你的表情也太地球了！真可愛，園當然得這樣才能擺脫他們啊，不然人家可是陪伴女孩耶，要是被摸個屁股就兇巴巴地罵人，那人家的樂值會掉得比你還低的！」

「那，那……」島想不通。「那你為什麼要結婚啊？」

「如果不是遇見你，我說不定還真的找不到人能結婚呢。」園還是笑著，但笑容和平常有點不太一樣。島這時才發現，她又忘了用第三人稱說話。

「你可是樂土甜心，怎麼會有找不到人結婚這種事？」

「島哥哥，你弄錯了。是有很多人想找我結婚，但我沒找到能讓我想結婚的人，」園輕輕地說。「在遇見你之前。」

怎麼可能呢？

島如遭雷亟地看著園那雙濕漉漉的眼睛。樂土最受歡迎的陪伴女孩，怎麼可能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想結婚的對象，居然是像他這樣的男人，連那麼老派的「復健」動作，都得刻意練習的男人……

「噢，大叔，你站在那裡做什麼？」

島還沒決定自己究竟要如何回應那雙濕漉漉的眼睛，便聽見園爽朗的招呼，不自覺跟著園的視線望去。

剛剛離開的那位大叔不知道回來病房多久了，正呆呆地站在一旁看著他們。

「大叔今天辦出院。」島幫忙解釋。「是忘記拿東西了嗎？」

「對、對……」大叔的眼睛似乎不太舒服，眨得頻繁而不自然。「我忘記拿東西了。」

「那怎麼會一直站在這裡看？剛才是被我們登對的模樣震攝到了嗎？」園笑著眨眨眼，一旦有外人在，她便幾乎是本能地轉為陪伴女孩工作模式。「好啦，大叔你趕緊去拿你忘了的東西吧，恭喜平安出院噢！」

「喔，好，不過，那個……」大叔靦腆而和善地傻笑著。「我、我女兒很喜歡園小姐，我想說，如果可以跟你們兩位一起合照，那她一定會很開心……可以嗎？」

「當然呀！我們來拍動態的吧！」園立刻站起身，眉眼都甜蜜地笑著，微張雙手表達歡迎。「大叔你來站在我們兩個中間，然後……你女兒叫什麼名字？幾歲？」

「我……呃，她叫做芳，今年九歲。」

「那怎麼在你住院期間都沒看到她來探訪呀？」

「她、她平常要上學，我覺得她這麼年輕一直到醫院來也不太好，就叫她不要來了……」

園似乎只是隨口一問，並沒有很認真聽大叔的解釋。她親愛地攬住大叔的手，丟出了自己的飄浮追蹤攝影球，攝影球一在空中定位便立刻展開美肌光圈，顯然是最新款的專業版。

「可以稍微換個表情或動作比較不尷尬，那我要開始囉，大家對著鏡頭笑嘻嘻……親愛的芳，謝謝你對園的支持，你有一個很疼愛你的父親喔，要好好吸收知識流，將來幫父母親升級樂值，當個好女孩，知道嗎？樂土可是容不下壞孩子的噢！」

對著眼前的攝影球，島和大叔兩人都有點不知所措，倒是園爽朗俐落地拍完了短影片，並且傳給了大叔。「大叔知道芳的社群帳號嗎？人家可以上傳到我自己的社群上，然後再標記她，這麼一來她應該會更開心喔！」

「我、我不知道耶，哈哈。」或許是受寵若驚，大叔的表情略為尷尬。「那個……小女孩不會想讓父母知道他們的社群帳號啦，她們……她們好像外星人，我都覺得，她們跟我們說的語言好像不一樣似的……」

「哈哈，大叔真愛說笑，現在就連地球人都都一律使用祖語了，還真的得是外星人才會說不同的語言哩！」園不負頂級陪伴女孩的名聲，殷勤又甜蜜地送大叔離開病房，還站在病房門口對他揮手道別。「大叔回家也要保重身體喔，那我們就彼星見囉。」

大叔在一迭連聲的道謝與傻笑間，離開了病房，園回到島的床前，歪著頭看他若有所思的表情。

「島哥哥在想什麼？還在想要不要乾脆來一次真的嗎？嘻嘻。」

「啊？不、不是啦……」不只是大叔，連島在園的面前也會被她逗得話都說不清楚。「只是剛剛大叔說的話讓我想起昨天晚上做的夢……」

「什麼嘛，你不是夢到人家，居然是夢到大叔嗎？園可是絕對不會接受這種事的！」

「不是啦！」看見園又調皮地笑起來，島也忍不住笑。「我只是……這麼說好了，園，現在，的確是整個地球，包括樂土，都是一律使用祖文和祖語，對吧？」

「這是什麼問題？你不如問人家太陽是不是真的打東邊出來，碰到化外的動植物是不是真的會染病好了。」園先是失笑，發現島一副真心苦惱的樣子，便打趣地說。「怎麼了？島哥哥聽說什麼神祕的語言嗎？」

島皺起眉頭，深吸了一口氣。原本只是開玩笑的園，也開始感覺事情有點不對勁。

「咦，不是吧？你該不會發現了什麼舊地球語的紙製品？那種東西得要趕快銷毀以及通報才行，不能自己留著喔！」

「我知道，我沒有發現什麼奇怪的紙製品，我只是……好像有聽到某種奇怪的語言……」

「什麼意思？你在哪裡聽到的？」

島有些遲疑，但自己的確找不到任何人商量，便說出了昨晚在半夢半醒間，好像聽見汐在他床邊遠端通話，但所用的語言似乎和他們所熟悉的通用祖語大為不同。

「園就知道！那個女人怪怪的，一定有鬼！」園氣呼呼地說。「那個時間她早該下班了，根本不應該還在這裡才對啊！她一定是趁你睡著在這邊搜集做深偽全像的素材！島哥哥，你記得你聽到什麼嗎？」

「我、我其實不確定她是不是真的在我床邊，記憶實在太混亂了，再說，我根本聽不懂那個語言，更別說記到現在……說真的，我根本不知道那是我夢到的，還是真的發生了……」園的激烈反應，讓島決定隱瞞昨晚牛奶裡不明液體的事。「不過，我記得很短的一段話，也不確定有沒有記錯，你要聽聽看嗎？」

「當然！」

「那句話、那句話好像是這樣……你毋免佇遐想空想縫，伊陷眠的代誌我會處理。」

「什麼？」園一臉懵。「你講完了嗎？什麼什麼縫？」



「就是，想空想縫……唉，我也不曉得我到底在說什麼，但就只是記得這樣，還有什麼……唉，我真是記不清楚了。」島努力回想，最終還是嘆了口氣。「我真的不太確定是夢還是現實，但，我跟每個人一樣，從小就只接觸過正統祖語，沒有道理我在做夢的時候會突然冒出不是祖語的語言，所以這應該是我在現實中聽到的，不是我憑空夢見的，對吧？」

「島哥哥這不是說廢話嗎？誰不是從小只接觸正統祖語的？」園歪著頭想了想。「不行，不管怎麼樣，園都覺得，那個女人太奇怪了。先不說她利用和我們長時間相處的機會竊取了我們的影像來做深偽全像，光是讓這種名字裡帶水的陰沉女人來照顧島哥哥，園就覺得很危險。」

「園……我知道這件事對你傷害很深，是很嚴重的犯罪，我也同意這種事很不應該，但你不能就這麼咬定是她做的。」

「聖哉祖國啊，島哥哥，我們從紫微站的事件之後到現在，也不過短短幾天，能做到這件事，還把細節都處理得這麼天衣無縫，根本不可能是其他人好嗎！」園氣沖沖地說。「你知道嗎？人家的樂值從九十七級掉到八十五級了，八十五級耶！人家的樂值從出生到現在從來沒有這麼低過！雖然報案的時候，他們說只要經過詳細調查，確定那個全像是假的，那大家對園的好感度就能拉回來，園就可以恢復原本樂值，但人家根本不用等到調查結果出來，現在就知道我們是被陷害的！人家怎麼可以讓她繼續待在你身邊？如果她想要的更多呢？如果她做的壞事不只是製造深偽全像呢？」

島沉默了，他想起昨晚那杯可疑的熱牛奶，那些不確定是不是夢的奇異語言，以及汐總是彷彿能輕易看穿他心中祕密的能力——不知為何，他的心底確實傾向相信汐不會傷害他，但有太多難以說明的疑點，讓他不斷地懷疑自己的直覺。

難道昨夜汐真的在他的牛奶下了藥？還在下班後還在他床邊，和遠方不知道是誰的某個人通話嗎……怎麼可能呢？她明明還得回家照顧女兒，他們家裡可沒有男主人能幫忙照顧……

島想起園的話。

是了，樂土怎麼可能會出現沒有男主人的家庭呢？一旦父親角色空缺超過一個月，該家庭裡的孩童就會立刻被安排到其他雙親完整的家庭，這對孩童的身心傷害太大了，是絕對不容許的事。汐身上有太多不可能了，這反倒讓每一種謎團在她身上都算不得奇怪，那麼——如果她真的會講祖語以外的非法語言，或者盜用他們的影像製作深偽全像賺錢，那又有什麼不可能呢？

更何況，她是個名字帶水的女人。

島感覺自己對汐的單方面信任正逐漸動搖。

\*\*

這天，園不但絲毫沒有打算挑戰探訪時間的規定，甚至比平常還提早了一些離開，離開前對他說：「島哥哥，你放心，我不會再讓那個女人傷害我們。」

島一直知道，她在汐屢次衝突後，本就打算透過關係讓島換一個偕護員，之前自己還想著趕緊出院就好，別節外生枝，對園的想法不表贊同，但這天，他什麼都沒說。

汐彷彿沒有感覺到圍在或不在似的，照常地安排他的各種復健與換藥療程，甚至還為他帶來了一個好消息。

「你的出院申請已經通過了，明天再做一次全身的精密檢查，沒問題的話就可以準備出院。」

「真的嗎？」島相當驚訝，他原本就覺得自己的傷勢不算嚴重，也搞不懂自己為什麼要在醫院裡待這麼久，但沒想到汐竟然直接幫他提出了出院申請。

「是的，因此剩下的時間，請你一定要好好照顧自己身體，趕快出院。」

汐一直很在意他能不能趕快出院，甚至比他自己還在意——這個一直以來顯而易見的事實，此時才真正跳進他的心裡。

但為什麼？

「謝謝你，但我好像沒有申請出院？」

「的確是，但我的工作為島先生做最好的設想，因此之前試著申請了出院手續，您最好在還能出院的時候出院。」

島心底掠過一絲陰影。「汐小姐的意思是……」

「我沒有什麼意思，只是很期待您回到崗位上，趕緊完成紫微站大廳的那幅傑作，代表作完成之後，您的樂值和存款都會飛快攀升的。」

「是啊，」島垂下眼，略帶苦澀地笑了笑。「只可惜，雖然將來官方會對外宣稱那整個大廳壁畫都出自我的手筆，但其實我只能設計草圖，還不能照自己的意思設計，而且那些大部分都不是我畫的，就連少部分我被允許自己動手的部分都……唉，還不如以前自己畫著好玩呢。」

「不，那就是您畫的，就是您的設計。」汐眼神堅定地看著他。「只要您非常篤定，對自己對別人都非常篤定，那就會是真的，至少別人看起來是真的，就夠了。既然你已經選擇了這樣的生活，那就好好順應並接受這個生活隨之而來的一切，別再往回看了。」

汐彷彿意有所指的話，讓島再次感到心虛，但這次他不想再閃躲，試探地回望她削瘦的面容。「汐小姐難道能讀取我的方舟系統嗎？你怎麼會知道我現在需要什麼？」

「我可沒有那麼大的權力，我只是很清楚在樂土生存需要付出什麼代價。」說到這裡，汐的語氣意外地柔和了些許，帶著一點對同伴說話的理解。「你說你不能照自己的意思設計，那麼，你原本想要怎麼設計呢？」

島眼睛一亮。「喔，那個大廳，我的想法可多了！尤其是那個圓頂，一看到就覺得該……」

「畫成星空？」

「畫成星空！」

島沒想到素來少言的汐竟然會插話，而且還和他說出了一樣的想法，他怔忡了半晌，看著眼前這個離年輕貌美很遠很遠的女人，有點不確定自己是不是瞥見了她一閃而過的笑意。

「對，星空，你也這麼覺得嗎？」島忍不住抬起手，在自己和汐的頭上畫了一個大弧。「那是只有在基本教材裡才看得到的東西！如果可以重現在規模夠大的圓頂上，那不是一件很彼星的事嗎？」

「我只有二十級，可能不知道什麼才叫很彼星的事，但我可以想像那樣會很美，」汐的目光隨著島的指尖在空中滑過。「啊，其實我也好久沒有想像了，太習慣想到什麼眼前就出現視窗，我差點要忘記怎麼想像了。」

「你以後可能要繼續想像了，因為這個星空的提案完全被無視，後來畫上去的東西，完全不是剛剛說的那個樣子。他們要我修改的設計方向，不外乎就是一些提倡樂土價值的傳統故事，當然，還有祖國當初怎麼樣在世界各個邪惡強國中力抗暗黑勢力，毅然決然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團結了少數幾個盟邦的力量，以一擋百地打敗邪惡聯盟，贏得世界和平……」

「然後改正了易於區分敵我的各國圈地惡習，將整個地球團結起來，統一政治版圖，成立世界聯合政府？偉大的祖國國家主席在動盪局勢中毅然扛起了世界聯合領袖的重任，不僅明定歷史悠久的祖國語言文字為全球唯一語言，還力排眾議，在全地球人民之中不分種族地選拔出基因最優秀的人類，全數移居至一座大島，並成立樂土特區，傾全球之力保護供養，以備星際移民技術成熟後作為優先移居外星的選擇……」

「聖哉祖國啊！你背得很熟耶，我那時畫設計草圖時還得一直回頭去查知識流，要是當時你在旁邊就好了，你對這段歷史熟得簡直可以當顧問了！」

「我們樂值低於四十級，住在城寨島裡的人，幾乎每天睡前都得強制複習這一段知識流，你要是跟我們樂值一樣低，你也可以背得出來。」汐居然笑了起來，島看著她微微低頭依然忍俊不住的笑容，忍不住自己也跟著大笑。

「這麼說來，你們才該是樂值最高的樂土人啊，六十級以上的人幾乎不可能背得出來這些東西耶！」

「這可能就是高層堅持要你在人來人往的浮軌站大廳畫這些歷史故事的原因？因為根本沒有幾個樂土人還記得祖國領袖的偉大事蹟？」可能是很少笑的關係，汐的笑容讓島一時難以移開視線。

「偉哉領袖！你這推論未免也太有說服力了，很有道理耶！我要是當時能這樣想，就不會覺得水沒市根本是一群不懂裝懂的地球蠢貨在管理了……」

島話沒說完，就想起自己在醫院病房這樣半公開的空間裡，輕易大放厥詞很可能惹來麻煩，連忙改口。「後來想一想，這樣的指示也很有道理，畢竟我們不需要星空這種東西，我們的島站已經鑲滿了亮晶晶的燈火，我們自己就是星空了，而且未來要移民彼星時，會有很長的時間看真正的星空，也不需要急於一時啦。」

「是啊，反正這湖面上不管白天晚上都是厚厚的空汙，誰知道外面還有沒有星星呢？說不定這霧霾之外早就沒有星星了，星星可能都掉下來，變成我們的城市了……」汐若有所思地低語幾句，那語調不像平時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模樣，讓島很渴望多聽一些，絲毫不想打斷。「不過，說到移民彼星，這種事還是交給你們這些高樂土吧，我的樂值只有二十級，借護員的薪資也勉強能夠讓家裡的日糧列印機每天印出足夠的食物，讓我和女兒溫飽而已，移民彼星這種事連想都不敢想，況且，人生已經很難了，移民過去之前還得把身體冷凍起來，將意識暫放在虛擬樂土，何苦呢？你一定也聽說過自己的父祖輩在虛擬樂土裡因為沒有身體的空虛感而變得比以前更難相處的例子，有的暴躁，有的憂鬱，還有的瘋狂花錢，和子女的關係因此決裂……我怎麼想都覺得，這輩子過完就過完了就好，有些人留在記憶裡，可能對彼此都是好事。」

聽著汐的話，島忍不住想起自己在圓頂上未完成的那張臉龐，心頭飄來一絲惆悵的同時，也再度警覺到，汐似乎總是意有所指的說話方式。

腦中突然湧進好幾個想法與畫面，包括那天加進牛奶裡的不明液體，以及園和自己的深偽全像……島決定停止這個話題。「話說回來，如果我太快出院，你不就少了一筆收入，還得再等下一個需要借護的病患嗎？」

汐似乎感受到島的戒備，並沒有立刻回答問題，只是斂起笑意，恢復到平日波紋不驚的冷淡表情，靜靜地看著他，瘦得出奇的臉龐，襯得兩顆黑色的眼珠特別明亮。「不要緊的，你們的深偽全像夠我不愁吃穿好一陣子了。」

那就好……噢？等等。「你說什麼？」

「我剛剛在開玩笑。」汐沒開玩笑、有開玩笑與解釋自己在開玩笑的表情，都是如出一轍的清淡。這簡直讓他覺得自己才是個玩笑。

「噢，這樣啊……」

「我剛剛說開玩笑，指的是那個深偽全像無法為我帶來任何一個樂幣，所以說什麼不愁吃穿是開玩笑的。」汐接下來的話讓島遍身發寒。「但是，那個深偽全像確實是我製作和散播出去的，我還在裡面加了一個小小的病毒程式碼，會攻擊使用者晶片裡的性感知功能，所以如果接下來幾週有誰抱怨自己的性感知功能失常，十之八九就是偷偷下載了那個全像。」

「……什麼？你、你為什麼？但你說不是你做的！你說，你知道那樣會傷害園，你還跟園說，那不能減損真正的她……」

「我說了謊，那是我做的沒錯。」汐承認說謊的表情泰然自若，簡直和她說自己沒說謊一樣坦然。「但我也沒說謊，我確實認為那種東西無法減損真正的她。」

「樂土在上！你怎麼能做了這種事還說這種話？你不是沒有看到，園的樂值一下子掉了十級，而且所有人都不諒解她……」

「但那減損了真正的她嗎？」汐的語氣近乎冷酷。「沒有，人的價值不能用樂值來衡量，即使是樂土人也一樣。」

「你說什麼傻話！當然就是靠樂值衡量！」島怒從中來。「你怎麼都不為那個女孩想想？她才十六歲，甚至還沒有結婚啊！」

「你為什麼會覺得一個十六年來每天都養尊處優的高樂值甜心，會需要我一個二十級樂值的大媽來為她著想？你怎麼不為我想想，要做那種噁心的全像，我得投入多少樂幣和多少時間？而且一分錢也拿不回來。」

「不拿一分錢？我不信，如果不是為了錢，這麼做對你到底有什麼好處？」

「你信不信我都無所謂，我說了，這麼做並不是為了樂幣，我們這種二十級的樂值，坦白說，就算有滿手樂幣也不見得有用，你可以去查，一個樂幣也沒掉進我的戶頭，做這件事對我並沒有好處。」汐說。「但這個全像對你來說很有好處，它能夠直接確立你在絕大部分人眼中的形象，你再也不必努力假裝你很正常，他們眼裡的你就已經正常得令人羨慕了。」

「我……我本來就很正常。」

汐竟然笑了出來。「這句話你騙騙別人也就罷了，拜託，你連我教你的復健動作都做不好。」

島吞了一口口水，哽住他喉頭的什麼東西卻依然那麼難受。

她知道？她都知道？她為什麼會知道？她想拿這個來要脅自己嗎？

「我知道，但我什麼都不會說，」汐像是知道他想說什麼似的，在他什麼都沒說的時候，回答了他的問題。「做出那種全像當然會傷害別人，所以我的確掙扎了一下要不要這麼做，可是我答應過別人，會好好照顧你。我盡力了，但你真正的問題比我想像還嚴重，為了讓你趕快出院而且可以在出院前搞定這一切，我只好破釜沉舟。」

「我……」島愣住了。「你做出那種事，是為了我？」

「不，我是為了我自己，為了讓我在乎的那個人安心，因為他很在乎你。」

汐的用字很簡單，語氣很清楚，即使沒有明說，島也聽得出來她指的不是園。

當然不是園，當然不會是一個可以在這裡說出來的名字。

島張開嘴，差點，差一點點，就要說出來了。

汐說的那個人是誰？是他想的那個人嗎？但怎麼可能？

千百個念頭在他腦中碰撞，但沒有一個，說得出口。

「這麼做確實比較暴力，也絕對不是最好的做法，但是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解決我們所擔心的問題，接下來，只要你自己不破壞這整個局就可以了。」汐看著無法說出任何一個字的島，自顧自地說下去，語氣彷彿比平時更冷。「不過你的睡眠狀況還是很讓人擔心，在院內的時間應該不多了，出院後，如果你打算維持現況，睡眠狀況的調整還是很重要的。」

不知為何，島特別覺得「維持現況」這幾個字特別刺耳。

「你睡不好的時候經常講夢話，講夢話是很容易洩露真實想法的危險舉動，比如說，如果我在你身邊，那麼你的夢話會洩漏出你的惡夢內容，你的惡夢如果被別人知道了，那就會成為現實中的把柄，那麼，如果你之後換了一個借護員，甚至出院後有一個新的隨行智能助理，能記錄你的夢話，回傳到哪個人或什麼單位手上，那會是，非常，非常，危險的事。」

汐的語速降慢，幾乎有一種恐怖故事的效果。

最恐怖的是，島很清楚自己的確會講夢話。

「但是……你為什麼會知道我常常講夢話？」島的話才剛出口，不需要汐回應，便瞬間恍然大悟，自己之前半夢半醒時的模糊記憶都是真的！

同時，一股驚悚的戰慄爬上了他的脊背：難道，借護員和隨行智能助理其實都肩負著某種監視與紀錄的任務？但為什麼？因為他是個重生者嗎？

「但製作這種超偽全像是犯罪行為，而且，這樣對園太不公平了！」

「你想想你的身份，再跟我說犯罪這兩個字吧。」

「……你到底知道些什麼？」

「我知道你所有最不想讓別人知道的事。」汐點點頭，仍然波瀾不興的表情，竟讓他覺得汐的態度雖然討厭，但莫名的，可以信任。「不過我答應過別人，所以我不僅會為你保守祕密，還會盡我可能，不讓任何人知道你的祕密，就連做出那種缺德的全像都在所不惜。」

汐沒有解釋她口中的「別人」是誰，似乎認為沒有必要解釋，又像是認定島當然知道那個人的身份。汐只是逕自拉上了他病床邊所有的簾子，接著在口袋裡摸出一瓶小小的玻璃瓶，要他將手伸出來，滴了一些瓶中的液體在他的手上。

液體相當黏稠，但閃耀著冰藍色的光澤，與一股難以言喻的香氣。

「這是……」

「你別說話，聽我講就好。」島注意到汐刻意放低聲音，即使整個病房裡目前除了他們並無別人。「把這個在手上抹開，擦在胸口和頸子上，然後明天醒來立刻去洗掉，盡可能別讓其他人聞到。」

島記得這個香氣，住院的這幾天，有時候醒來時，他鼻尖會迴繞著類似的氣味，但汐總是動作很快地幫他換掉可能沾染那股氣味的床具和病服，在探訪時間開放而園準時抵達之前，那股氣味就會被澈底處理掉。

所以，那個味道，是汐刻意為之的？

「這和你昨晚加在我牛奶裡的東西是一樣的嗎？」

汐看了他一眼，冷漠的眼神裡似乎有一絲讚許。「不完全一樣，這種液體不能飲用，但成份較為濃縮，用對方式的話效果很好。至於加進牛乳裡的那種液體，是可以喝的，氣味比較淡也散得很快，比較不容易被其他人發現，相對的也比較安全。」

島沒有想到汐之前還抵死否認，現在不僅乾脆地承認了，還解釋得這麼清楚。「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認為你不要知道這是什麼，會對你比較好。這不是官方核准的治療方式，但很有用……至少對我滿有用的，之前我都是滴在你的枕頭上，但效果沒有直接擦在胸口上好，這件事我沒辦法神不知鬼不覺地做到，所以只好請你自己來。」汐再次低聲強調。「記得，這不是官方核准的，所以你最好不要讓任何人知道，包括園小姐。」

「好……我知道了，我會小心的。」島非常困惑，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困惑來自他不明白，既然這是不合法的治療方式，那為什麼汐要為他冒這個險？另外一部分的困惑則來自，他不懂自己怎麼會在對她充滿疑心的此刻，還想要照著她的話去做。

島依言照辦。將這幾滴液體抹在胸口的感受真是難以言喻，彷彿有人在他身邊施了魔法，瞬間拉開一個迷你的防護罩似的，那股環繞著他的香氣，他甚至不知道該不該稱為香氣，這和他曾經感受過的氣味都太不同了，那麼的……純粹而原始？

島的樂值一直不曾高到能夠享用地球直送的原始食品或物件，但他直覺這個氣味只可能是來自最原始的地球生物，不可能是科技產品。

但他懂什麼呢？就憑他這種樂值。

「你為什麼，現在肯告訴我這些了呢？」

「因為我相信以園小姐的能耐，她很快就會把我換掉，我能為你做的事情不多了，接下來你要自己努力，避免露出太多破綻。」

「可是……」

「別想太多，好好照顧自己，不要在醫院久留，在樂土，醫院不是為了把人治好而存在，而是為了找出誰有毛病而存在的，別讓他們找到毛病。」汐的一字一句都讓島尖銳地意識到：她很清楚島有什麼不能讓人知道的毛病。

縱使汐說過自己答應過別人會照顧島，但她的冰冷距離感，還是讓島無法判斷她究竟是敵是友，或許該說，島無法想像，如果她是敵，那麼這樣的敵人會為他帶來什麼可怕的命運。

「稍晚我會再熱一杯牛奶給你，然後把適合喝下去的那種液體也帶一些過來，我會教你不同的使用方式、時機和注意事項，你自己出院後看情況酌量使用，知道嗎？」汐再度叮嚀。「然後，無論未來你有多信任你身邊的人，都別讓他們知道這種東西的存在，你一定要記得。」

「那，如果我以後用完了，然後繼續說夢話，那怎麼辦？我還能找你拿嗎？」

「不行，你離開醫院後，我們就毫無關係了，你也不要和我扯上關係比較好。」汐斬釘截鐵地說。「所以，你的任務是在這些幫助你過渡的小玩意兒用完之前，讓自己變成一個真正的正常人，讓自己就算做惡夢，也是做跟別人一樣的惡夢，那麼即使你說了夢話，即使有人聽到，他們也只會覺得那是普通的夢話而已。」

「你……」島艱難地開口。「你說的話好像……好像並不覺得我正常。」

「不，我覺得你很正常，至少比我正常很多。」汐的語氣竟然意外地帶著一絲淡淡的悲傷。「但在樂土，別人覺得我們正常，那才是真正的正常，不是嗎？這也是你追求的正常，不是嗎？那麼就朝這個目標努力吧，當個別人眼裡的正常人，生活會變得容易點。」

「你是說，會比較快樂嗎？」

「我沒那麼說，我是說，會比較容易。」拉開簾子前，她又再說了一次。「會比較容易。」

\*\*

這一夜島睡得極好，幾乎是十幾年來睡得最好的一次，與前一個晚上大相徑庭。

他知道這除了熱牛奶的功勞，也是因為自己照著汐的指示，使用了那些液體的關係，但他沒想到使用這些液體的效果這麼強大，更沒想到的是，一覺醒來之後，他的借護員就換了人。

或者說，他知道這可能發生，只是沒想到這麼快。

「島先生早安，我是島先生新的借護員，接下來會由我接手照顧您在院裡的大小事項，您在院內的時間可以設定輕拍手腕或其他便捷動作來呼喚我……」接替汐的新借護員非常健談，不像汐和他之間總是沉船無數，島並不特別喜歡或討厭這種個性，只是新借護員無論再怎麼健談，但給他最強烈的印象也就只是「他和汐完全不一樣」，他發現自己無法停止地想著汐，謎一般的汐。

剛失去一個人的時候都會這樣嗎？無論和那個人之間的感情與記憶是哪一種類型，就像他總是一直想著那張圓頂上沒畫完的臉，很難說是失落或遺憾那麼強烈的情緒，甚至也不是想要回到從前——他只是無法停止地想著。

他沒有特別去記憶新借護員的名字，事實上似乎也不太需要記憶，他只要設定好簡單的動作呼叫，借護員就會出現，做完該做的事，借護員就會消失，留下大把的獨處時間給島與園，這點讓園頗感滿意，認為自己做了相當正確的明快決定。

「……父親雖然很生氣，但因為人家一直對父親保證那個不是真的，只要查清楚，樂值就能再調整回來，所以他也向警備署強烈要求澈底調查了。」園說話時的語氣雖然還留著點羞忿，但也

聽得出來，她很相信公權力能還給她清白。「園有告訴他們，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你那位名字帶水的前任借護員，還告訴他們這個借護員家裡充滿狀況，希望他們一併查個清楚。」

「你告訴他們她的家裡有狀況？但這樣……會不會讓汐被迫和女兒分開？」

園聳聳肩。「孩子本來就是政府分配在最適合的家庭才對，如果這個家庭已經不適合孩子成長了，換環境也許一時會不適應，但長久看來才是對孩子最好的事啊。」

「那，對汐來說呢？」

「島哥哥，你該不會是現在還在為她著想吧？」園驚訝地睜大眼睛。「雖然人家很喜歡你的善良，可是任何事情都要有個限度，她這個人問題太多了，園還特別去罵了幫你安排借護員的人一頓，怪他找了這麼不可靠又難相處的女人來，你可不要告訴園，你還真的著了她的道，喜歡她比喜歡園還要多了吧！」

「哎，不是每件事都能牽扯到喜歡不喜歡的……」島嘆口氣，對著硬要把頭頂塞到他眼前的園，也只好如她所願地伸手輕拍她的頭。

「人家不管，每件事都跟喜歡有關係，你就是喜歡園，全世界都喜歡園，只是你又比別人更喜歡園一點，因為園也喜歡你。」

得到拍拍的園笑得既甜又純真，像個孩子一樣，就連說的話，也和孩子一樣，毫無道理又讓人難以一時說清楚哪裡沒道理。

但既然是孩子，那就沒道理和他們說道理吧。

島任憑園為整件事做了結論。對他來說，在被捕後選擇悔改、進入重生所再教育並接受洗心革面，在某一個程度上已經顯示出他情願選擇妥協而非爭辯。無論是與園爭辯、與世界爭辯，或者與總是和世界站在同一邊的高樂值陪伴女孩爭辯。

那是一樣的事，一樣徒勞。

新借護員站在病房門口，弄出了不小的聲響，充作她即將走進病房的預告。「好消息！今天的檢查結果大部分出爐了，數值都相當好，因此我就打鐵趁熱，為島先生申請了出院，想不到很快就通過了，所以只要我再做個最後的統整報告呈上去，沒意外的話，島先生明天就可以出院回家了！」

島愣了一會，沒有直接回話，想起汐在離開前似乎提過，她已經為島提出了出院申請，因此才有今天的全套檢測，但不知為什麼，這會兒卻變成了新的借護員申請的……

「太好了！果然換掉借護員以後，什麼事都變得很順利，島哥哥明天就可以……啊，糟糕，人家想起來明天在太微站有一場重要的現場活動，早就已經排定了，人家非參加不可，那就沒辦法來接島哥哥出院了，討厭啦！」

「出院就表示我沒事了，不用來接我啦。」島想起自己在水沒市另一頭的住所以及圓頂上未完成的壁畫，暗暗決定先到紫微站看一下再返回住處。

「哎呀，那島哥哥你不能因為人家沒有來接你，就生人家的氣喔！人家超開心的，終於可以在外面和島哥哥約會了！嗯，如果明天就要出院的話，那人家現在就要開始做行程表，列出所有想和島哥哥一起去的地方才行！噢，樂土在上，果然換一個借護員是正確的決定，你的基因真是太優秀了！」



「哈哈，謝謝園小姐誇獎，我很高興能為兩位做點什麼。」借護員很愉快地說。「唯一的遺憾是，沒有辦法和彼星戀人相處久一點，我的家人朋友們知道我能成為樂土英雄的借護員，都好開心呢！可惜只能為兩位服務一下子，這是我唯一覺得可惜的地方！」

「別這麼說，等島哥哥出院以後，我們會辦很多連線活動，到時請再來和我們一起玩，園會和大家介紹你的！」

園與借護員聊得開心，甚至交換起彼此對不同應用程式的心得，氣氛迥異於汐在這裡的時候。島並不討厭這樣，甚至很高興有人陪著園說話，讓他終於可以從社交狀態裡放鬆一下。

只是一放鬆，他的心中便同時出現了兩個身影，一個是他選擇放棄的，一個是他沒有表達他的選擇，因此被決定放棄的。

從前他以為，放棄就是放棄，如今他才明白，原來得要放棄夠多的時候才會知道，放棄有這麼多種模樣。

\*\*

島才剛辦好出院手續，眼前的便連續跳出來自各個應用程式的上百封通知視窗，耳邊也各種提示音響個不停。那些訊息發出的日期，從事發當天至今，橫跨了近兩週的時間。

「哇！這是怎麼回事？」

重生後一直投身於紫微站大廳壁畫的島，既沒有家人，也沒有幾個朋友，因此這時收到的訊息有很多都是因為他突然間知名度大增，而來邀請他參與各種官方或私人活動的邀約。

說實在的，並沒有什麼非在收到訊息當下就該讀取的訊息，但這麼多訊息都遲延這麼久，也絕不是他能理解的事。

陪著他辦出院手續的借護員趕緊解釋。「是這樣的，院方擔心太多外來事務干擾您的復原情況，所以擋住了很多不重要的訊息，出院的時候才會一併出現，嚇了您一跳真不好意思。」

「什麼？」島皺起眉頭。「我不記得有允許院方這樣過濾我的私人訊息。」

「有的！這個您在健康平衡程式的個人資訊識別政策中的第二十五項三百六十七條有提到喔！裡面明定程式可以視您的健康狀況與外在環境條件，提供您的必要個人資訊給包括但不限於醫療院所的樂土機構及合作廠商，您可以去查一下，我們絕對不會做法律不允許的事情來侵犯您的隱私權喔！這都是為了您的健康所做的必要措施，大家都是這樣的。」

顯然，是大家都沒有看到這第二十五項三百六十七條……看來他們已經解釋過很多次這種事了，才可能把這麼細的條文背得這麼清楚。島感覺一陣不適，胸腹中湧起一股反胃感，但他不打算說出來，以免自己又被留在這個有權過濾與攔截訊息的地方。

「我知道了。」衝著那句「大家都是這樣的」，島壓下了心中的不滿，提醒自己，在重生後，他應該要更順應這個世界，畢竟這世界沒有理由要來配合他。

「謝謝你這兩天的照顧，雖然相處時間很短，但是非常謝謝你。」島在心裡盡可能模仿著園的討人喜歡，甚至逼迫自己說出違心之論。「希望未來還能有機會再聯絡，也，也歡迎來加入我和園之後的活動。」

這番違心之論讓借護員非常開心，她亮著眼睛，笑容幾乎可說是發自內心。「一定一定！能聽到樂土英雄這麼說，真是太榮幸了！我就說嘛，您正常得很，就算沒有我作證的那些觀察紀錄，您也絕對是樂土首屈一指的百分百真男人，這一點，就算是之前那位不討人喜歡的借護員也無法否認，就算是她，也絲毫找不出您的毛病，何況是打從心裡就崇拜您和園小姐的我呢！我還到處去幫你們澄清，說那個超感全像根本是假的，你們可是知書達禮又高樂值的彼星戀人，才不會做出這麼骯髒的事呢！請一定要向園小姐轉達我的心意！」

島的頭猛然往前一頓，幾乎用上了洪荒之力，才止住那股突發的劇烈噁心感，不讓自己當場吐出來。

「你說的觀察紀錄，是……」

「嘻嘻，這也沒什麼，您不用放在心上！」借護員很高興島注意到了她明顯的暗示，這不在她可以透露的職權範圍內，但不經意露出一角，贏得知名人物對自己的深刻印象與好感，這也不算什麼。「您只要記得，我是您和園小姐永遠的支持者，那就夠了！樂土英雄和樂土甜心組成的彼星戀人耶，這簡直是新一代的浪漫範本，說不定以後我的孩子會在基本教材上讀到你們的故事呢，那我就可以告訴他們，我不只認識你們，還幫樂土英雄……」

島幾乎聽不清她自顧自興高采烈說了些什麼，他有禮地道謝，與借護員互道彼星見，便匆匆進入電梯，離開醫院所在的樓層時，幾乎有種當初離開重生所時的感覺。

部首山的朋友，今天的運勢是精神會比較低落，記得多補充乙種維生素喔，請認明樂土甜心推薦，像園的笑容一樣，為你帶來滿滿活力的新世界營養飲……

您也擔心化外之人和野生動物可能會入侵家園嗎？水沒市作為樂土首善之都，卻是樂土三大城之中唯一和化外沒有明確邊界的城市，明顯罔顧水沒市民生命財產安全！人口部部長邀請您加入連署！為水沒市建立電網邊界，為下一代捍衛家園！

一離開醫院系統的範圍，連那些平時老是躲在視線一角的廣告都回來了。廣告是可以關掉視窗或靜音的，雖然得一個一個手動關閉很麻煩，但島寧願像從前一樣，也不想再回到那個以健康為名，擅自為他過濾廣告與訊息的地方。

走出醫院，他才發現自己根本不知道該去哪裡。離開重生所後，他被安排的住所在畢宿站，但在這段時間裡，他多半都在紫微站忙著工作，鮮少回到住處，此刻也無意去那個他幾乎沒有「回家」感受的地方。

他不知道要去哪裡，隨手按了離醫院樓層最遠的地面樓層，然後轉身面對透明電梯外，水沒市的廣闊水域：籠罩著霧霾的白日水域，比夜晚有更多渡船來來回回，劃出一條又一條長長的水痕；架在半空中的浮軌軌道上順暢地行駛著列車；較近的低空中忙碌送件的各種機型無人機，依照它們不同的特性傳遞著適合載運的貨件；如果目光放遠些，則能依稀看得見高空中悠緩飛行的飛艇，上頭搭載的想必都是不急著去哪裡的高樂值人士——眼見的一切如此日常，日常得像是他從來就不曾離開過這個城市再回來，而實際上，他確實也不曾離開過，但島卻感覺到，感覺到那麼鮮明銳利的，恍如隔世。

電梯一路向下，數度在其他樓層停下載客。幾乎每個走進電梯的人都驚喜地認出他了，就算真有沒認出他的人，也因為圍繞著他的人群而認了出來。那張經過革面手術的面容，他原本並不覺得有多麼英俊，但似乎在樂土英雄的光環下，他就是個與樂土甜心天上一對地下一雙的登對伴侶。

電梯停停走走，他忽然覺得，這幢大樓好高，比他想像中更高，高得像是他永遠抵達不了該去的地方。

島不確定這些人看著他的時候，想的是混亂模糊的直播影片裡，在紫微站救了一個女孩的那個男人，還是畫質高清的深偽全像裡，在無人的病房奮力抽插女孩的那個男人——但幾乎每個進電梯的人們都露出驚喜表情，要求與他合影，一顆又一顆的飄浮攝影球在他面前展開美肌光圈，他一次又一次地和身邊不同的人一起對著鏡頭展開微笑，一遍又一遍地聽著人們不斷地說著英雄與甜心，甜心與英雄，新一代的彼星戀人，樂土史上又一對值得被畫上壁畫的佳偶。

如果被畫上壁畫，那個畫面會是什麼呢？是他救了園的一瞬間，還是他們在汐精心偽造的深偽全像裡奮力繁衍的姿態？

或許是他剛出院，身體還不適應的關係，這些話語讓他有些暈眩。有時候他感覺自己就像在體驗園每天過著的陪伴女孩生活，有時候他幾乎差點要把英雄聽成甜心，雖然這兩個詞的發音根本就不一樣。

也或許因為，在樂土，英雄就是另一種形式的甜心，英雄口味的甜心，英雄包裝的甜心，討人喜歡的英雄，就是一種甜心；而英雄與甜心組合起來，則是彼星戀人，那是另一種口味的甜心，更甜更甜，甜得讓他幾乎噁心。

島忍不住握緊了口袋裡，汐給他的那瓶小小的玻璃瓶，想像其中冰藍色液體蕩漾，極力遏止自己將它在眾目睽睽下拿出來嗅聞的衝動，擺出一副冷靜的，彷彿對這一切正常都習以為常的面孔。

微笑、招呼、拍照。

他盡可能扮演好這個口味的甜心角色，因為這對樂值有益，而樂值對他有益。

微笑、招呼、拍照。

陌生的人們還在不斷進出這個小小的電梯，在他面前重複一樣的驚喜表情。

微笑、招呼、拍照。

這幢大樓實在太高了，電梯怎麼會，還沒到底。